

唯人唯華

# 雅人雅事

林語堂著

文化出版社行

# 目次

避暑之益	六——八
說浪漫	九——一一
略談大出喪	一二——一六
偽	一七——一九
麻將小言	二〇——二七
鬼學叢談	二八——二九
特別發票	三〇——三二
新年醉話	三三——三八
罵人的藝術	三九——四三
文人與裝鼈	四四——四五
處女與登籠	四六——四七
新秋	四八——五二
談女人頭髮	五三——五七

# 目次

打架	.....	五三
物語	.....	五四
三篇	.....	六五
蒼蠅	.....	七一
住一樓一底房子者的悲哀	.....	七四
黃土泥	.....	七八
雅人雅事	.....	八二
游宦回味記	.....	八四
記懶人	.....	八九
公寓裏的風波	.....	九六
馬桶風潮	.....	一〇〇
戒烟	.....	一〇二

# 雅人雅事

## 避暑之益

林語堂

雅人雅事

我新近又搬出分租的洋樓，而住在人類所應住的房宅了。十月前，當我搬進去住洋樓的分層時，我曾經鄭重的宣告，我是生性不喜歡這種分租的洋樓的。那時我說我本性反對住這種樓房，這種樓房是預備給沒有小孩而常川住在汽車不住在家裡的夫婦住的，而且說，除非現代文明能夠給人人一塊宅地，讓小孩去翻筋斗捉蟋蟀弄得一身骯髒痛快那種文明不會被我看重。我說明所以搬去住那所樓層的緣故，是因那房後面有一片荒園有橫倒的樹幹，有碧綠的池塘，看出去是枝葉扶疏，林鳥縱橫，我的書窗之前，又是夏天綠葉成蔭冬天子滿枝。在上海找得到這樣的野景，不能不說是重大的發見，所以決心租定了，現在我們的房東，已將那園地圍起來，整理起來，那些野樹已經栽植的有方圓

規矩了，陣伍也漸漸整齊了，而且雖然尚未砌出來星形八角等等的花台，料想不久總會來的。所以我又搬出。

現在我是住在一所人類所應住的房宅，如以上所言。宅的左右有的是土，足踏得土踢踢瓦礫是非常快樂的。我宅中有許多青蛙蟾蜍，洋槐樹上的夏蟬整天價的鳴着，而且前晚發見了一條小青蛇，使我猛覺我已成爲歸去未來兮的高士了。我已發現了兩種的蜘蛛，還想到城隍廟去買一隻龜，放在園裡，等着看龜觀蟾蜍吃蚊子的神前，倒也十分有趣。我的小孩在這園中，觀察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至理，總比在學堂念自然教科書來得親切而有趣味，只可惜尙未找到一隻壁虎。壁虎與蜘蛛鬥起來真好看啊！……我還想養隻鴿子，讓他生鴿蛋給小孩玩。所以目前嚴重的問題是有沒有壁虎？假定有了會不會偷鴿蛋？

由是我想到避暑的快樂了。人家到那裡去避暑的可喜的事，我家裡都有了。平常人不大覺悟，避暑消夏旅行最可記的事，都是那裡會看到一條大蛇，那裏會踏着壁虎或蠍子的尾巴。前幾年我曾到過莫干山，到現在所記得可樂的事，只是在上山路中看見石龍子的新奇式樣，及曾半夜裏在床上發見而且用阿摩尼亞射殺一隻極大的蜘蛛，及某晚上

會由右耳裡透出一隻火螢。此外便都忘記了。在消夏的地方，談天總免不了談到大蟲的你想，在給朋友的信中，你可以說：「昨晚歸途中，遇見一條大蛇，相覷而過，」這是多麼稱心的樂事。而且在城裡接到這封信的人，是怎樣的羨慕。假定他還有點人氣，閱信之餘，必擲信慨然起立曰：「我一定也要去。我非兩請星期假不可，不管老板高興不高興！」自然，這在於我，現在已不能受誘惑了，因為我家裡已有了蛇，這是上海人家裡所不容易發見的。

避暑還有一種好處，就是可以看到一切的親朋好友。我們要去避暑旅行時，心裡總是想着：「現在我要去享一點情福，隔絕塵世，依然故我了，」絃外之音，似乎是說，我們暫時不願揖客，鞠躬，送往迎來，而想去做自然人。但是這不是真正避暑的理由，如果是，就沒有人去青島恬嶺避暑了或是果然是，但是因為船上就發見你的好友陳太太使你不能達到這個目的。你在星期六晚到莫千山，正在黃昏，外出散步，忽然背後聽見有人喊着：「老王！」你聽見這樣喊的時候，心中有何種感覺，全憑你自己。星期日早你星期五晚剛見到的隔壁潘太太同她的一家小孩，也都來臨了。星期一下午，王太太也翩跹蒞止了。星期二早上你出去步行，真真出乎意外發見何先生何太太也在此地享隔絕

塵世的清福。由是你又請大家來打牌吃冰淇淋，而陳太太說：「這多麼好啊。可是這正同上海一樣嗎？」換句話說，我們避暑，就如美國人遊巴黎，總要在L. Cels前面的一家咖啡館，與同鄉互相見面。據說 Montmartre有一家飯店，美國人游巴黎，非去賜顧不可因為那裡可以吃到真正美國的炸團餅。這一項消息，Anna Low女史早已在碧眼兒日記鄭重載錄了。

自然，避暑還有許多益處。比方說，你可以帶一架留聲機，或者同居的避暑家總會帶一架，由是你可以聽到年頭到底所已聽慣的樂調，如樂府滄桑，廉外桃花之類。還有一樣，就是整備行裝的快樂高興。你跳到永安公司，在那裡思量打算游泳衣是淡紅的鮮艷，還是淺綠的淡素，而且你如果是廬騷，陶淵明的信徒，還須考慮一下：短統的反翻口襪，固然涼爽，如魚網大花格的美國「開索」襪，也頗肉感，有寓露於藏之妙，而且巴黎胭脂，也是「可的」的好。因為你不擦胭脂，總覺得不自然，而你到了山中避暑，總要得其自然為妙。第三樣。富賈，銀行總理，要人也可以借這機會，帶幾本福爾摩斯小說，看一點書，在他手不釋卷躺在籐椅上午睡之時有朋友叫醒他，他可以一面打哈一面喃喃的說：「啊！我正在看一點書。我好久沒看過書了。」第四樣益處，就是一切家



庭秘史，可在夏日黃昏的閒話中流露出來。在城裡，這種消息除非由奶媽傳達，你是不容易聽到的。你聽見維持禮教樂善好施的社會中堅某君有什麼外遇，平常化裝爲小商人手提廣東香腸工冬工冬跳入弄堂來找他的相好，或者何老爺的丫頭的嬰兒相貌，非常像何老爺。如果你爲人善談，在兩星期的避暑期間，可以聽到許多家庭秘史，是做你回家後一年的談助有餘。由是我們發現避暑最後一樣而最大的益處，就是——可以做你回家後交際談話上的題目。

要想起來，避暑的益處還有很多。但是以所學各點，已經有替廬山青島飯店做義務廣告嫌疑了。

說 浪 漫

林 語 堂

晨起雨霽，作雲中囚數日，見此心地亦隨之而放。窗光照紙上，如籃天海月，照人顏色，更喜，乃執筆記叙此心境，不負此晨光。因思日來濛霧蔽山，不能出門寸步，頗似名教及文學上之古典主義。處其間者，亦終日守身如玉，存履霜臨冰之念，兢兢以終世至入棺木，是豈得人情之正者？孔子聞人歌而樂則和之，是孔子吟唱，亦不定於未時仲時舉行也，今世儒者並定時亦不敢歌矣。哭而慟，酒无量，與點也，三月不知肉味，皆孔子富于情感之證。至若見一不相知者之喪，淚珠无故滴下（惡其淚之无從，）直是浪漫派若盧騷者之行徑。蓋儒家本色亦求中和發皆中節而已，第因「中和」二字出了毛病腐儒誤解中和，久專在「節」字「防」用上，由是孔子自然的人生觀一變而為陰森迫人之禮制，再變而為矯情虛偽之道學，面人生樂趣全失矣。漢之儒學趨入陳腐，專習章句已无有生氣，並无有人氣。於是有第一次浪漫運動之魏晉思想出現比儒士之守強墨於風行中縫線。古典主義乃人性之正反兩面，為自然現象，不限之于任何民族，故以名教真傳的每一個國家亦不能免儒者不自知其過，而直冒清談，豈知此乃自身俗論引起之反

動，時勢所成，積重難返，儒家反抗，亦无可奈何。自是道家思想遂成爲中國之浪漫思想。若放逸，若清高，若避世，若欣賞自然，皆浪漫主義之特色。如自然者愈深，則其惡禮制愈甚。阮籍等之猖狂放任，唾棄名教，即浪漫派深惡古典派之本色。或者不是深惡，只是若莊生之呵呵大笑的輕鄙而已。唐之道風不絕，至宋而有異學出現，是時蘇黃之詆諆理學，亦即浪漫思想。明末後有浪漫思想出現，自袁中郎，屠赤水，王思任以至有清之李笠翁，袁子才皆崇拜自然真摯，反抗矯揉爲飾之儒者，而至今明清尙一些文章可讀者亦係借此一點生氣。此些人尙可自稱爲儒，並肯自稱爲儒，實係孔子人本主義基礎得寬的緣故，故在其「近情」範圍之中，仍容得下浪漫反抗，許人歸返自然也。此時若屠陸之浪漫思想最明。此人尙放任，尙偉大，尙高傲，苦鴻苞書中庸奇論說得最清楚：

俗人局井蛙夏蟲之見，乏廣大寥廓之觀，惟知世間之嚼飯遺矢以爲中庸。銷有出于常格跬步者，便指以爲奇，而驚駭疑畏之。此庸衆人往々所以得志，而賢智坐困，苟非挺金錢百煉之性負鳳凰千仞之氣者，鮮不俛而就俗尙趨常局，以免于世之疑駭，世道又何賴乎？此其關係夫豈淺也？

屠公看得出此中一個關鍵，眼光實超人一等，我以爲中國偉大人格，正在賢智坐困

而俛就俗尙趨常局耳。在看得起人類者，都不會贊成此種陷賢智于常局之圈套。試思同胞，何以出不了位甘地，并出不了英國第三四流政治人才？此中關係，豈非如赤水所云？否則天生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皆庸才無疑，而非禮教俗尙之罪也。赤水又曰：

古豪傑遇今之時，有低眉束手而坐困耳。而都顯要富貴者，必啗飯遺矢之輩。

啗飯遺矢而外，稍有所舉動，悉奇也。如豈國家之福哉！

痛哉斯言！吾意當不是天生豪傑，當是天生豪傑，而豪傑爲世所困耳，世人既鄙奇崇庸，黠者乃飾其奇而隱于庸，以與世浮沉。討王公大人喜歡，求得一官半職，從庸泉啗飯遺矢，又從庸泉壽生孫，而國事乃無人過問。夫豈真兒女情長，英雄肝胆自生得不結實耳。及至庸勝奇之勢成，半個甘地乃不可得，半個勞意喬治亦不可得。來一俄國第四流小職員鮑羅庭與黃帝三十六子孫共事，只做顧問，不與職權，乃黃帝三十六子孫亦獨讓一個鮑羅庭出風頭。從此可知中國之病已入膏肓。赤水黃泉有知，亦當三嘆。

吾故曰，中國可產龜，但斷產不出長頸鹿，因在中國，頸太長是一樁罪過，人人執一斧待而砍。惟有龜，善縮頸，乃得人人喜歡，而龜齡鶴壽，亦果然可以辦到。是之謂中國式之養生。

## 略談大出喪

姚克

中國人大出喪的儀仗，各地稍微有些不同，例如：南方有開路神，北方有雲柳；但都是好看，熱鬧。

大出喪中最有趣的是三教合一的制度。魂橋中的神主是儒教的象徵；夾在儀仗中的和尚道士，代表着釋道二教的權威。中國人倒底聰明，把儒釋道三教兼收並蓄；死人的靈魂不成聖則成佛，不成佛則成仙，好比打三十六門花會，總有一門着。

外國人可就傻了。同是信奉一個上帝，偏要分出天主教，耶穌教，回回教，猶太教等等的派別。各派的信徒都是烏眼雞似的各不相容，不懂得調和，兼收，打三十六門的妙法。所以外國人的靈魂可就有孤注一擲的危險，假如撲一個空，就得墜入八十層阿鼻地獄，萬劫不得超升。

大出喪中揹旗打傘的夫役也很耐人尋味。他們都是上海所謂「癩三」之流！在平時是篷頭垢面；身上的衣服非但是髒得「有玷國體」，而且破得「有傷風化」。但在大出喪時，他們却頭戴紅纓帽，身穿繡花袍，冠冕堂皇，氣勢十足，雖然袍襟底下還是一雙

雅人雅事

泥腿。

大出喪中最重要的似乎是棺材中的死人。棺木之名貴和殮物之豐奢，自不必說；單說龍鳳尾仙鶴頂。八八六十四槓的排場，也就够瞧的了。但棺材中的死人雖出風頭其實只是一個幌子：功布中「禍延顯攷」的孝子們纔是大出喪的主角。雄糾糾的保鏢是只保孝子不保死人的，便是全副儀仗也不過壯孝子的威風，何嘗爲死人的體面！

孝子在訃聞上雖說「苦次昏迷，」「泣血稽顙，」其實在大出喪時，神志並不錯亂也未必真有什麼眼淚。欠「麻衣債」的孝子在功布中當然開心得合不攏嘴。便是不欠麻衣債的孝子，心裡正怙懈着請律師打遺產官司的大事，那邊還把「顯考」的遺囑放在心上？即使遺產已經分派妥協，還須盤算蓋新洋樓，娶姨太太……。

孝子們享受遺產，果然樂不可言；喪家的賬房，保鏢，家奴，甚至於一般執事，和尚，道士。鼓手，樂隊，幫閒的，和捐旗傘的「齋三」們，也都撈着些油水，皆大歡喜。

至於看出喪的人們，雖飽了眼福，即未免要吃些苦頭，丟鞋落帽和扒去皮包，都還是小事；若不幸而發生陌路孕婦或迷失小孩等慘劇，也只能「打落門牙向肚裡嚥」罷了。

雅 人 雅 事

有人說：最好沒有看出喪的閒人，就不致於有慘劇。話雖不錯，但既無人看，也沒  
有大出喪了。

偽

老 向

俺今息影民間，認真衛道，確有所見，倡論尊偽，俺敢跪天明誓，絕對不會收受過「偽」的什麼好處，代作責任宣傳；意在把孫公所謂「其爲善者偽也」的偽字略加伸解，以正人心。特此儘先鄭重聲明，如有望文生義，有心誤會者，概不負責。

兵不厭詐，人不厭偽；兵不詐不勝，人不偽不生。

照直說吧，除了墓道翁仲，廟內泥胎，誰又不作偽？不過「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罷了。偽得巧，便是英雄豪傑，便能大富大貴；偽得不巧，便是低能下賤，只好作敗夫走卒，給偽得巧的抬轎，打旗，鳴鑼開道。否認作偽，便如同否認飲食男女，否認人生教人家不要作偽，便是教人家上當。

父母子女，情愛出自天然。照一般人的道理講，似乎不可作偽，不必作偽，必也不作偽，其實都有那麼一回事，還不是得照常作偽？記得有一天，刮着西北風，拙荆要到郵局去寄包裹怕小兒着涼不打算帶他去，可是她拿皮包恰巧被小兒看見了。於是她只



如該到醫院才看病人，因爲如失這小兒和醫生才對用。不久，從垂危而又如用包圍，包糖炒熟栗子，小兒一見，記吃不記病，立刻拉開架子，準備大嚼，只是小孩子家，生活經驗不夠，作偽知識尙淺，他只顧用一双小手且剝且食，沒有瞧見我和他媽擠了擠眼兒，時時裏玩着「二仙傳道」的把戲，早把栗子都搬運到別處去了。及至他吃了不到十個，栗子包裹便「空空如也」宣告無產可破，我們又都伸出兩手來以示「罷了！」他就就探信不疑。這些地方，當然是父母對兒子作偽，然而小兒現免除了一場肚子疼，也就不得不說，偽的可貴，偽的得體。

最初，因爲覺得欺騙孩子，彷彿有點兒不妥，我更經向拙荆條陳過多少教育理論與方法，什麼「先使知之，後使由之」啦，什麼「誠實坦白，以身作則」啦，說了個八大開。拙荆不好意思當面撿白我，讓我下不了台，只有點頭微笑，偽作接受狀。過了些時，藉着別的題目，她便大發議論，說：「世界上也許不會有這般愚蠢的父母，完全依着教育理論和道德訓條去教導自己的兒女。你想吧，我們教給孩子不要盲從，同時怕他過於孤僻不近人情，不得不趕緊告訴他：「別人都笑的時候，你不高興也得隨和着笑！」講了「見義勇爲，」怕他「死於非命，」又不得不講「見機而作，明哲保身。」真理牌剛

雅人雅事

掛上，罩眼碑立刻樹起。「愛之欲其生」嗎，我們怎麼能不「以身作偽」，教給孩子一些生存的技巧？」誠哉然也，「婦人之言，不可不聽」作偽是生存上的需要！

再舉一個例：記得有一天，恭陪拙荆到大街上去購辦家常日用品突然迎面來了一位光彩照人的豔妝少婦，上趕着我們打招呼，小兒也急忙伸出兩臂來要人家抱。我爲了免除麻煩，正想乘機溜開，沒提防拙荆已經指着我向人家介紹；沒法子，只得又去周旋一番。回到家裏，拙荆餘興未已，不住嘴的稱道那位少婦姿容美，學識高。我雖然心裏實在也未免欣羨人家，可是不但不敢信口誇贊，反而故意抓住人家不脫手套而用左手和朋友握手那一點欠講究，生生把宅用顯微鏡放大來詆毀。這，我知道自己屈心，自己作偽然而在這「天下無不是的老婆」的年頭兒，爲了躲閃自己，免得招太太生氣，又覺得應該作偽。應該，不就是所謂「行而宜之」的「義」嗎？假若我在街上，也像小兒似的那麼率性而行，那位少婦難免不先給我兩個嘴巴，再去喊警察。到了家，我要不把真情實話隱藏在胳膊窩裏，照直說出「我喜歡那一位」，拙荆雖不至於立刻沉下臉兒去，給個下馬威，可是遲早準得發作。君子人曰：「夫婦之道，偽爲貴。」偽到了「爐火純青」便是所謂「學案齊眉，相敬如賓。」社會要還在野蠻時代，絕對不會有這一套虛偽玩藝

兒，不是嗎？

家人父子夫婦之間，都需要作偽；社會上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無時無地不需要作偽更不待言。無論你承認與否，反正作偽不會吃虧。單說買賣人吧，自古號稱惟利是圖的好商。然而「刺繡文，不如倚市門，」雖聖人之徒，也還有「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本來嗎，奸名算了什麼？實偽必須研究。米中自能攪糠，酒內不妨加水。其結果，金銀財寶，日積月累。富而致於成豪，便可以買古董充名士；可以修園林，稱隱逸，可以僱清客，集文章；可以救五歲兒女，留學國外，可以施糧賑災，博慈善名；甚而至於可以修橋補路，求來生福，所謂偽，所謂奸，又何嘗有半分虧負於人？一個廚子要無偽可作，他不會五冬六夏的懷着爐火給你安心作菜。一個裁縫要無可作偽，他也不會截長補短的給你安心縫衣。不容易作偽的是些鄉下老百姓，少施一點兒肥，穀粒便減色；少澆一次水，菜葉便打薦兒；處處得賣實在力氣，用實在心眼兒。有一位聰明過人的宋國老趕，苦思焦慮的想出一個作偽的着數兒來，貿然前去「揠苗助長，」不幸試驗失敗，立刻得了個「苗則槁矣」的慘報，還留下千古的話把兒。所以，至苦至窮，莫過農人，這並不違反自然，誰教他們不善作偽？

雅人雅事

雅 人 雅 事

一個大學生，要只在講義去尋求生活資料，保證他一輩子也不會通達人情諳練世故，永遠不會成個有用之才。因為那些冠冕堂皇的講義，寫得未免「過於」實在，只能教人帶髮修行，不能教人出而問世。例如在教授監視之下，怎樣裝作抄筆記而寫情書的技巧，講義上能告訴你？在禁止吸煙的場所而偏要吸煙的方法，也未必有那一種講義上會明明白白的條列着。一個大學教授，要想得到學生的擁護，最好不只要注意自己在教室裏的門面語，還得把學生藉因由兒請到自己家去，茶餘飯後，直示或暗示的告訴一些怎樣裝作學者如何騙取名位的私話，才能感動學生的心。在學生們投票驅逐的教授們，多半都是缺少這作偽着數兒的實在貨，打碎飯碗，天公地道！

## 麻將小言

海 戈

打麻將，據說是我國機會均等的一種表現。四個人順着次序打去，一人贏三家，三家贏一人，或各家都无甚輸贏的時候都有。

這是道地的「中學爲體」的東西，也許現在人打牌，都去計算那紅紅綠綠的「化學籌碼」，已經是「西學爲用」了。聽說美國早有麻將公司，日本出了好幾部麻將指南，而且有一部還是甚麼，博士做的。可見這樣東西，已經普遍東西洋民族。一直到現在，全國人都在打牌，而似乎尙未被發現，有人驕傲地說：我這付是日本麻將！或說：我打的是美國式的麻將。

賭，我不能反對，因爲有慈善獎券，黃河水災救拯券等之必然發行，何況有時我也想僥倖試試那數十萬圓的彩夢，更何況國民的整數，就是四萬萬人，恰好四位一桌！

於是我更從而研究，雖然想出指南，也狠得了一些三昧，而誇大地說，在每一桌麻將上，我能察覺中國的國民性。

四個人坐上桌子。搬莊，分籌碼，砌牌，擲骰子，這些繁文末節，往往很認真，但

開頭總是客氣，謙和有禮：可是牌到手裏，不是拚命在扼下家，——即是不讓坐在他的右方的人「吃牌」，就是極力在組織「和三番」，這是一種勇於私鬪的最好的表現。而這種習慣，完全造成了個人的實際主義的思想。

輸了錢的人，常常和旁人（謂之曰抱膀子，）口角，或是設法使贏錢的吃點小虧。在旁觀者受了一二句閒言，往往緘默；贏家常是笑笑，反正是勝利了，虛數作整數算也沒有關係。這都在表示國人愛在雲端裏看廝殺，而一涉及自己便縮了頭的一種無責任的心裏，同時也可證明國人的不拘小節。

有人說：中國人能發明打麻將，可證為世界第一聰明的民族，這話確有見解。

以牌而論，大致麻將算世界最複雜的賭具，恐怕誰也得承認。牌有一百幾十張，有說不清楚的各式的打法，人數從四個，可以發展到七個，可以許多人合夥打一家，而桌上始終是四單位；起碼打八圈（約費二小時），十六圈，二十四圈，一天一夜，三天三夜對於後者，我曾親自看見過，那樣的長期性，真值得佩服。

至於打的技術中，還有許多驚人的，可以不在這裏談及，不過非人類中的絕頂聰明者，是不能得其神祕耳。

以世界通行的撲克(Poker)來和麻將比，那是小巫見大巫，撲克(Poker)是何等簡單，只准你換一次；麻將可以讓你換許多次，所以打洋牌的只能吃香煙，而打麻將，却允許你抱一根國產的煙袋慢慢地抽着。

鬼學叢談

種因

昔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必招客談鬼；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談。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何以言「姑妄言之？」蓋鬼者歸也，人生必有死，死而歸于土地。歸于土地而靈不滅，上者爲鬼雄，鬼才，下者爲鬼怪，鬼奴，就主觀言。信則有，疑則無，將信將疑則若有若無。就客觀言，現則有，隱則無，或現或隱則亦有亦無。故鬼爲最神祕之事，而莫可究詰已。

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人，焉知鬼？」又曰「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遠之。」以孔子之聖，猶不能信其必有，斷其必無，況子瞻乎？況我輩乎？故曰「姑妄言之。」

考之載籍，驗之常言，驗之事實，又往々得而述。夫吉凶出人，妖不妄作，本無所謂鬼也。但與其疑其無，不如信其有；蓋因果相尋，毫釐不爽，亦有可資炯戒者在焉。今之世，天下擾攘，中原鼎沸，見于目者，聞于耳者，或亦人事消沈，鬼學昌明之朕兆歟



有心人所不忍述而亦不能已于言也。

間嘗觀人作雀戰一張之差，屢十數牌不得和，每聽和輒爲人所先；揭而示之，欲和之牌，赫然在目，則人莫不大呼曰「有鬼！」又嘗赴輪盤賭，下注既定，盤旋轉動彈子跳躍不已，目擊其入某號而無疑矣；戛然聲止，乃又一號，則人又莫不大呼曰「有鬼！」勝者愈勝，敗者愈敗，鬼亦勝利矣哉。

不特賭博然也；鄉人生病，則曰惡鬼纏身；夜行失路，則曰野鬼迷目；花本好也，風雨驟爲摧殘；宵本靜也，嘯嘯似有聲息；人生萬端，每遭玩弄，或因禍而得福，或失敗于無成；此非人事之不臧，良由鬼物之作祟。

鬼之爲物，因形而異。稟川澤之邪氣者，謂之魑魅魍魎。經鍛鍊者蘊蓄者，謂之妖魔精怪。長其面而垂其舌者，謂之無常鬼。開路有大頭鬼，護衛有小頭鬼，牛頭馬面，周旋于諸大人先生之間，而不一其鬼也。善終者，鬼不名；不善終者，弔死鬼，淹死鬼，殭尸鬼，餓死鬼，路倒鬼，替死鬼，風流鬼，癆病鬼，……各以其死名其鬼。鬼之名無善稱也，亦無平庸之人而得稱鬼；於死者然，於生者亦然，生者喜博奕，則稱賭鬼；爲隱君子，則稱鴉牙鬼；性情異常，則稱伶俐鬼，刻薄鬼；熟習家鄉事，則稱屋裏鬼。地

理鬼。於是說鬼話，做鬼事，懷鬼胎，放鬼火，弄鬼眼，使鬼差，用鬼工，鬼頭鬼腦，鬼裏鬼祟，鬼拉鬼扯，鬼兄鬼弟，鬼夫鬼妻，鬼朋鬼友，携手同行而至鬼國，入鬼門關，開羣鬼聯歡大會。推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拿破侖大彼得依麗沙白女王林肯李甯克里蒙梭與敦堡爲主席團，酒鬼李白，短命鬼李賀，當選爲祕書長。神行太保戴宗赤髮鬼劉唐被派爲招待員。集古今中外之奇鬼于一堂，無詐無虞，有疆無界，甚盛事也！

鬼之行，有與人同，亦有與人異，今分述之。

鬼可大可小，不似人之形體一成而不變也。世說補「嵇康嘗于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入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

鬼無空空，隨處隨地俱可隱現，實物不能爲之障。余嘗見一照片，兩人依假山石立，忽假山石中現一鬼影，不知其自來。但繁盛人衆之地究不敢至，以廁所僻巷爲最宜，陰氣森森，不寒而慄，蓋亦自然現象耳。

鬼無時間，但宜夜不宜日；白日見鬼，必不祥。七月半鬼最多，孤魂野鬼充斥市途，人例焚紙錢以禳之。五月節俗謂鬼節，家家懸判官以驅鬼。全國以安徽靈璧縣畫判官爲最名，相傳每年只一幅得其真云。

鬼之意氣重者，雖死不忘好友？如死後與友飲，見魏書夏侯夫傳；死後與人言，見宋史文同傳。

鬼生前受冤屈。死必爲厲。唐書郭宏霸傳「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爲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徵以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宏霸懼，拔刀自刎腹死」。又有死後被誣而謀報復者。幽明錄載王弼注易輒譏鄭康而成夢爲鄭所責，少時遇厲而卒。魏書劉蘭傳載蘭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爲葛巾單衣人所召，少時患卒。甚矣言之不可不慎，鬼猶如此，人更可知。

鬼謀職衆，亦須請託運動。魏志蔣濟傳「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鄉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蔣濟時進爵昌陵亭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言以白濟，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月中。傳阿亡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以侯爺公子死而卑賤困辱，不類生前；謳士何人，反蒙擢拔，得一錄事已爲大幸。足徵陰陽之異界，貴賤之不常。今之窮措大，亦可樂天知命，而靜候享冥冥之福者矣。活求一飯而不可得，死或驟登富貴以驕人，快心樂事，無逾于此。

鬼爲富貴者役，不但役于死者，而且役于生人，山堂肆考「唐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有金城寺僧忽見一人介冑持斧由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再造其室，即見其人先至以爲常。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又曲洧舊聞「張文懿初爲射洪令，縣之東十餘里羅漢院僧善慧，夢金甲神人叱令灑掃庭宇，相公且安來矣。詰期誦經以待，即文懿公也。」不知今之奉化寶雪寺南京棲霞山僧，於某要人某院長蒞臨時，先見有介冑持斧或金甲神人否？

鬼以畏正人。遼史「王鼎宰縣時憇于庭。俄有暴風。舉臥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鬼以怕罵。後漢書「王閔渡錢塘江，遭風，船初覆，閔拔劍研水，痛罵伍胥，風稍緩獲濟。」前山東旱災，張宗昌以炮轟天，而天仍不雨；何今之天之皮面之厚，而不若伍胥面皮之薄也！

鬼更怕醜。世說補「阮德如嘗于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呎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無怪乎今之化妝品銷路之廣，整容院生意之隆也。

鬼怕周易。南唐近事「江都縣大廳，相傳云陰有鬼物所據。江夢孫聞之，嘗憤其說無何，自祕書郎出宰是邑，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向夜，具香案，端笏當中而坐，誦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事，蔑爾無聞。自始來至終考，莫覩怪異！」又誦觀音經能免難。晉書符丕載記「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宋書王元謨傳「初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今之禱告上帝，呼「阿們」者，聞亦有此作用。

鬼最畏硃，畏刀圭，畏女人穢物，故私塾先生有銀硃則不到，衙署老爺有印信則不到，醫院多利器，妓樓藏垢納污，亦避之若浼；往往有著名凶宅，一經改爲學校公府醫室樂戶之屬，則平安如恆，毫無足怪，職是故也。

雅 人 雅 事

鬼畏強烈燈火。化日光天之下，原形易見，故不敢近。鬼畏氣盛。狹路相逢，陽氣盛者，橫衝直撞，了無所現。而鬼立兩側，如站班，戰戰慄慄不敢仰視。否則，鬼上鬼下，鬼前鬼後，鬼聲鬼氣，鬼形鬼影，茫乎不能辨其是與非也。或譏之曰「活見鬼」則其人之心志志忑，神魂顛倒，不與鬼爲隣也幾希。

故鬼之顯靈必有媒介。媒介者以婦女，將死者。及神經衰落人爲多。蓋婦女，將死者，神經衰落人，皆陰氣也。——陰氣易入，陽氣不得入，有圓光者，張白紙于堂，焚香燃燭焚黃紙畫硃符畢，術者捏中指，口呢喃若有所誦，則現形白紙間，其大小僅四寸許，一幕復一幕，纏纏如電影；孩提之童，驚訝失色，婦女凝睇，亦似有所見，而求術者往往不得知。所謂借尸還魂，亦必有尸而後可，所謂投胎下凡，亦必有胎而後生。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凡生平有虧心罪孽，爲人所不知不覺，而忽宣諸口于一旦之間，非鬼而何？鬼之投胎，非妄投也，有劫數焉。諺謂「黃巢殺人八百萬。在數在劫亦難逃」殺人有劫數，生人亦有劫數。劫不完，數不盡，生生無已，死死亦無已，人變鬼，鬼變人亦變變無已。鄉人孫某，清末爲粵撫某長隨，有謀縣缺者私藏五千金票夾手本內，爲孫所匿，撫既未知之，謀者坎坷以終，而孰知其終死之日，正孫兒誕生之時，初不知其有何因緣也；長成，貌相若，動相若，吃喝嫖賭，揮金若土，歷不幾年，而家貲蕩然無存。報施不爽，舉此可例其餘。

十年前教授滬光華大學，同事楊君，任工科學長，固嘗精研科學於美利堅者也，論鬼學至趣：據云曾于承哀中學講「無形之同居」一題，惜不得聞其說。惟聞于校董王

省三所，曾請其已死老太太駕臨，而詢其官運如何，以三足小凳，作單數動作，表示無望。王心不懌，再詢其故。楊謂答語複雜，應請翻譯，乃又唸唸作詞。招一能英語鬼友來，三足凳陸續動，久始休，記而譯之，乃「汝年老耳！You are old」又憶蔡子民先生早年有妖怪學講義之譯，今已健忘日久，不獲以資談助爲可惜云。

## 特別發票

浪子

我國人最愛交朋友，最愛講交情。這幾年因受隣邦提倡「親善」影響，於是交朋友講交情之風乃愈甚。「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誰也不是傻子，一輩子會老坐在家裡，誰不出門？誰無朋友？

既然有了朋友，當然要够交情，那末「人情往來，」自所難免，一本個人開支簿上除衣食住行四大費外，常常擠滿了「付送某君禮洋幾元」等字樣。

朋友們借錢或討債來的信，相應不理；鄉下黃臉婆子催寄家用的信，當然不理；商店裡月底送來的揭單，更可不理；獨有朋友們送來的特別發票——喜帖和訃文等——則不能不理！且不敢不理！送捌元是捌元，送四元是四元，只是忍痛割愛。若是一時身邊沒有現錢，也只好把值錢的東西暫時送入長生庫中去，斷不能開十天或半月期之支票。否則就是賴禮，賴禮就是不够交情，不够交情就不能交朋友，不能交朋友就不能出門，不能出門就老住在家裏，老住在家裏就不能生產，不能生產就不能生活，不能生活還不能就是餓死——仔細算來，餓死事小，失禮事大！



一般人很懂得朋友心理學，深知上面這個道理，在經濟尅羸的時候，不發討債信，不發借錢信，乾脆！發特別發票！阿狗一張，阿貓一張，不論朋友新舊，不管交情深淺，公平交易，人各一紙。

不過，發特別發票容易，但無論賣老賣少，終須弄個名目。不論兒子有生出沒有生出！——或竟是生得出生不出——就以「小兒彌月」為題，先來一張。不論鄉下老頭兒今年四十四歲五十五歲，就以「家嚴幾秩榮慶」為題，再來一張。倘若發特別發票的次數多了，一本「應用禮帖程式」中的幾個普通名目都換遍時，那末，不得已，雖然此時老傢伙在鄉間健飯三碗，就發那「不孝某某侍奉無狀……」的白色發票，亦無不可！決無人能「一經查出，」也不會「懲重不貸，」本輕利重，何樂不為？

還有，特別發票裡所用的字句都有特別功效，不可錯用。若要人家送現洋，可寫「敬辭聯幛；」若是不設席，可寫「席設某地（此某地不要與發票收禮同一地點）本宅；」若要告訴人家，禮洋送到什麼地方，不要亂送送錯了，可在封套上印着「代發處某處某處」。

更有，此發票不比那發票，票上不用貼印花，這又是發特別發票的便宜地方。

## 新年醉語

老舍

大新年，要不喝醉一回，還算得了英雄好漢麼？喝醉而去悶睡半日，簡直是白糟場了那點酒。喝醉必須說醉話，其重要至少等於新年必須喝醉。

醉話比詩話詞話官話的價值都大，特別是在新年。比如你恨某人，久想罵他猴鬼子一頓，可是平日的的生活，以清醒溫和爲貴，怎好大睜白眼的罵陣一番？到了新年，有必須喝酒的機會，不乘此時節把一年的「儲蓄罵」都傾瀉淨盡，等待何時？於是乎罵矣。一罵，心中自然痛快，且覺得頗有英雄氣概。因此，來年的事業也許更順當，更風光；在元旦或大年初二已自許爲英雄，一歲之計在於春也。反之，酒只兩盞，菜過五味，欲哭無淚，欲笑無由，只好哼哼唧唧嚕嚕嚕如老母雞然，則癩狗見了也許多咬你兩聲，豈能成爲民族的英雄？

再說，處此文明世界，女扮男裝。許多許多男子大漢在家中乾綱不振，欲恢復男權以求平等，此其時矣，你得喝醉啣，不然哪裡敢！既醉，則挑鼻子弄眼，不必提名道姓而以散文詩冷嘲，繼以熱罵：頭髮燙得像鷄窩，能孵小鷄麼？曲線美又幾個錢一斤！老

子的錢是容易掙得？哼！諸如此類，無須管層次清楚與否，但求氣勢暢利。每當少爲停頓，則加一哼，哼出兩道白氣，這麼一來，家中女性，必都惶恐。如不惶恐，則拉過一個——以老婆爲最合適——打上幾拳。即使因此而罰跪床前，但床前終少見證：而醉罵則廣播四，隣其聲勢極不相同，威風到底是男子漢的。鬧過之後，如有必要，得請她看電影：雖髮似鷄窩如故，且未孵出小鷄，究竟得顯出不平凡的親密。即使完全失敗，跪在床前也不見原諒，到底酒力熱及四肢，不至着涼害病，多跪一會兒正自無損。這自然是附帶的利益，不在話下。無論怎說，你總得給女性們一手兒看看，縱不能一戰成功，也給了她們個有力的暗示——你不是泥人啣。久而久之，自要你努力，至少也使她們明白過來：你有時候也會鬧脾氣，而跪在床前殊非完全投降的意思。

至若年底摺債，醉話尤爲必需。討債的來了，見面你先噴他一口酒氣，他的威風馬上得低降好多。然後，他說東，你說西，他說欠債還錢，你唱四郎探母。雖曰無賴，但過在酒勁，日後見面，大有話說。此「尖頭曼」之所以爲「尖頭曼」也。

醉話之功，不止於此，要在善於運用。祕訣在這裏：酒喝到八成，心中還記得「莫談國事。」把不該說的留下；可以說的，如罵友人與恫嚇女性，則以酒力充分活動想像

雅 人 雅 事

力，務使自己成爲浪漫的英雄。罵到傷心之處，宜緊緊搖頭，使眼淚橫流，自增殺氣。當事時也，切莫題詞寄信，以免留叛逆的痕跡。必欲藝術的發洩酒性，可以在窗紙上或院壁上作畫。畫完題「醉墨」二字，豪放之情乃萬古不朽。

## 罵人的藝術

秋 郎

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不罵人的人。罵人就是有道德觀念的意思，因為在罵人的時候。至少在罵人者自己總覺得那人有該罵的地方。何者該罵，何者不該罵，這個快擇的標準是極道德的，所以根本不罵人，大可不必。罵人是一種發洩感情的方法，尤其是那一種怨怒的感情。想罵人的時候而不罵，常在身體上弄出毛病，所以想罵人時，罵罵何妨？

但是，罵人是一種高深的學問，不是人人都可以隨便試的。有因為罵人挨嘴巴的，有因為罵人吃官司的，有因為罵人反被人罵的，這都是不會罵人的原故。今以究竟所得公諸同好，或可為罵人時之一助乎？

### (一) 知己知彼

雅 人 雅 事

罵人是和動手打架一樣的，你如其敢打人一拳，你先要自己忖度一下，你吃得起別人的一拳否。這叫做知己知彼。罵人也是一樣。譬如你罵他是「屈死」，你先要反省，自己和「屈死」有無分別。你罵別人荒唐，你自己想想會否吃喝嫖賭。否則別人回敬你一二句，你就受不了。所以別人若有某種短處，而足下也正有同病，那麼你在罵他的時

候，只得割愛。

(二)無罵不如己者

要罵人須要挑比你大一點的人物，比你漂亮一點，或者比你壞得萬倍而比你得勢的人物，總之，你要罵人，那人無論在好的一方面或壞的一方面都要勝過你，你才不吃虧。你罵大人物，就怕他不理你，他一回罵。你就算罵着了。因為身分相同的人才肯對罵。在壞的一方面勝過你的，你罵他就如教訓一般，他即便回罵，一般人仍然不會理會他的。假如你罵一個無關痛癢的人，你越罵他他越得意，時常可以把一個無名小卒罵出名了，你看冤與不冤？

(三)適可而止

罵大人物到他回罵的時候，便不可再罵；再罵則一般人對你必無同情，以為你是無理取鬧。罵小人物罵到他不回罵的時候，便不可再罵；再罵下去一般人對你也必無同情，以為你是欺負弱者。

(四)旁敲側擊

他偷東西，你罵他是賊，他搶東西，你罵他是強盜，這是笨伯。罵人必須先明虛實

掩映之法，須要托旁襯，旁敲側擊，於緊要處只要一語便得，所謂殺人於咽喉處着刀。越要罵他你越要原諒他，即便說些恭維話亦不爲過？這樣罵法纔能顯得你所罵的句句是真實確鑿，讓旁人看起來也可見得你的度量。

### (五) 態度鎮靜

罵人最忌浮燥。一不合，面紅筋跳，暴燥如雷，此灌夫罵座，潑婦罵街之術，不以言罵人。善罵者必須態度鎮靜，行若無事。普通一般罵人，誰的聲音高便算誰佔理誰的來勢猛便算誰罵贏，惟真善罵人者。乃能避其鋒而擊其懈。你等他罵得疲倦的時候你只消輕輕的回敬他一句，讓他再狂吼一陣。在他暴燥不堪的時候，你不妨對他冷笑幾聲。句管你不費氣力。把他氣得死去活來，罵得他針針見血。

### (六) 出言典雅

罵人要罵等微妙含蓄，你罵他一句要使他不甚覺得是罵，等到想過一遍才慢慢覺悟這句話不是好話，讓他笑着的面孔由白而紅，由紅而紫，由紫而灰，這才是罵人的上乘。欲達到此種目的，深刻之用意固不可少，而典雅之言詞則尤爲重要。言詞典雅則可使聽者不致刺耳。如要罵人罵得典雅，則首先在罵時萬萬別提起女子身上的某一部分，萬

萬不要涉入生理學的範圍。罵人一罵到生理學範圍內，底下再有什麼話重不好說了。譬如你罵某甲，千萬別提起他的令堂令妹。因為那樣一來，便無是非可言，并且你自己也不免有令堂令妹，他若回敬起來，豈非勢均力敵，半斤八兩？再者罵人的時候最好不要加人以種種難堪的名詞，稱呼起來總要客氣，即使他是極卑鄙的小人，你也不妨稱他先生，越客氣，越罵得有力量，罵的時節最好引用他自己的詞句這不但可以使得他難堪，還可以減輕他對你的罵的力量。俗話少用，因為俗話一覽無遺，不若典雅古文曲折含蓄。

(七) 以退爲進

兩人對罵，而自己亦有理屈之處，則開罵伊始，特宜注意最好是毅然將自己理屈之處完全承認下來，即使道歉認錯均不妨事。先把自己理屈之處輕輕遮掩過去，然後你再重整旗鼓，着着逼人，方可無後顧之憂。即使自己沒有理屈的地方，也絕不可自行誇張務必謙遜不遑，把自己的位置降到一個不可再降的位置，然後罵起人來，自有一種公正光明的態度。否則你罵他一兩句，他便以你個人的事反唇相譏，一場對罵，會變成兩人私下口角，是非曲直，無從判斷，所以罵人者自己要低聲下氣，此所謂以退爲進。



(八) 預設埋伏

你把這兩句話罵過去，你便要想看，他將用什麼話罵回來。有眼光的罵人者，便處處留神，或是先將他要罵你的話替他說出來，或是預安設埋伏，令他罵回來的話失去效力，他罵你的話，你替他說出來，這便等於繳了他的械一般。預先安設埋伏。便是在要攻擊你的地方，你先輕輕的安下話根，然後他罵過來就等於槍彈打在沙包上，不能中傷。

(九) 小題大做

如這手方有該罵之處，而題目甚小，不值一罵，或你所知不多，不足一罵，那時節你便可用小題大做的方法，來擴大目標。先用誠懇而懷疑的態度引申對方的意思，由不緊要之點引到大題目上去，處處用嚴謹的邏輯逼他說出不邏輯的話來，或是逼他說出合於邏輯而不合乎理的話來，然後你再大舉罵他，罵到體無完膚為止，而原來惹動你罵的小題目，輕之一提便了。

(十) 遠交近攻

一個時候，只能罵一個人，或一種人，或一派人。決不宜多樹敵。所以罵人的時候

萬勿連累旁人，即使必須牽涉多人，你也要表示好意，否則回罵之聲紛至沓來，使你無從應付。

罵人的藝術，一時所能想起的有上面十條，信手拈個，並無條理。我做此文用意是助人罵人，同時也是想把罵人的技術揭破一點，供愛罵人者參考。挨罵的人看看，罵人的心理原來是這樣的，也算是揭破一張黑幕給你看看！

## 文人與裝鼈

姚雪痕

題目有點別扭，所以先來一個解題。

「文人」二字是無須乎注釋的，但「裝鼈」就有點費解了。這兩個字是河南的俗語，它的含義，等於緘默，不做聲。「不做聲」是官話，「緘默」是文言，「裝鼈」是河南的大衆語。考查「裝鼈」二字語源，也頗幽默有味。夫鼈之爲物，大有忍耐沉默精神，一見鋒頭不順，便馬上把頭和脖子一齊縮進肚裏，在你怎麼調弄，踐踏，總是置之不理。有人說鼈是冷血動物，所以不知抵抗。不過這是屬於生物學家及行爲心理學家的研究範圍，我們不必管它。我想鼈是會咬人的，俗說「鼈咬一口，入骨三分」，足見鼈嘴厲害。不過忍而不用罷了。大概它深知無論怎麼咬，咬了之後，既不能跑，又不能躲，反自速斧鉞之誅，鼎鑊之刑，倒不如置之不理，或可倖免於罪。雖然只要它淪落人間，從來不會倖免過；但也不能不作此希望，至少總可以多活一天半晌也說不定。這種忍耐沉默精神便是鼈的特有德性，所以一個人遇見不平時偏能平心靜氣，一聲不做，就叫作「裝鼈」。舉例說來：「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是裝鼈。韓信受胯下之辱，是裝鼈。

雅 人 雅 事

張良給一個素不相識的老頭子納履，是裝齷。張公九世同居，是一家人個個裝齷。耶穌說「說有人打你這邊臉，你把那旁臉已讓給他打，」是裝齷。歷史上一些隱士們憤激世事而又不願做聲，把自己藏在深山裏邊，過着與紅塵隔離的生活，是裝齷。古往今來一切大人物，大英雄行事，多半都是裝齷。於此可見裝齷對於處世之重要了。

然而文人畢竟不是英雄豪傑之士，遇事不能忍辱沉着。又不是麻木不仁，感觸也較普通人分外的多。感而發之爲文章，於是乎就不能裝齷了。文人這種東西，既無三頭六臂，又無銅頭鐵額，却偏愛說話，偏愛談些「干卿底事」的問題。有時弄得人們疾首痛心，大叫着「文學不死，大禍不止，」氣如說「慶父不除，魯難未已」一樣。社會上本來不需要明眼人把把戲說穿，而文人偏愛說穿。社會上本來只許人裝齷裝啞，而文人不能自己裝，反要把真齷真啞的人治好。所以社會上把文人當做臭嘴老鴉，當作鴟鵂，總之是不祥之物，試翻檢一下歷史，我們便明白了。秦始皇時文人遭禍，在中國史上，還或許就是最早的一頁了。再往下從班固，蔡邕，彌衡，楊修，稽康……：一直數到清朝，總也有好幾百人。其中純因文字遭禍者。也十之六七。而兩千年來死的無名文人，因無從稽考，更不知要多到若干倍。其餘像屈原，賈誼，司馬遷，杜甫，韓愈等等，雖

未累罪，也都吃了大虧。古今來的文人，十之八九都是在社會上站不住脚步的人，子路不會裝鼈，故子路不得其死。孔夫子曾請教過世故老人李耳，又見過三緘其口的金人，所以懂得沉默活了七十三歲，壽終正寢，享祀千秋。至於像明太祖時徐一夔上表拍馬，誤遭殺身之禍，雖然死得密屈，但拍馬也就卑鄙，所以不在話下。

夫因文章蒙禍，既如前述，古已有之；且事實昭然，於今爲烈。倘一不慎。則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可就不了！爲寫文而獲罪於人，獲罪於社會國家，倒大可不必。處在這年頭，無論對個人，對社會，都須學啞吧進廟，多磕頭，少說話，才是正理；但文人到底不能，所以文人往往該：。文人中固然也不乏「明哲」，知道如何「保身」，寫些今天天氣好呵。或「狗比貓大，貓比狗小」一類的文章，不但寫了百無禁忌，發行起來也是通行無阻。還有的以文學正統派自居，大罵魯迅或林語堂之理合放逐：這樣也有做官希望。還有的茶餘飯罷罵一罵墜落文人。在野名流，雖未必升官發財，亦不會有所損失。可是「明哲」的文人畢竟不是真正的文人，真正的文人是傻子，世上只有傻子愛講良心，好說實話，不會替醜事掩飾。

### 雅 人 事

然而社會不許，社會要傻子裝鼈。

於是傻子就笑起來了。我看見，笑裏邊含着眼淚呢。

有時我想到孔夫子畢竟比後人聰明，你看他既然深懂得沉默哲學，自己却偏不肯死心塌地的沉默，自己雖不沉默。却不會把老命送掉。論語一部書，包含了許多至理名言也包含了不少胡扯八道，而據說只用半部便可以治天下。十六七歲時在家裏讀袁了凡綱鑑，再也不明白趙普怎麼只用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的道理。現在年事既長，便大徹大悟了，對孔夫子的聰明非常佩服。可是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在今日如果你說的話是胡扯八道，說不定還有人奉爲圭臬；如果你講良心，說實話，那就糟了，不說你是無用，便說你是無聊。況且秦始皇坑儒而後，文人境遇就每况愈下起來。兩千年前孔子？看他說過道不行將乘桴浮於海的話，就有了不得已時出洋的意思。不過他到底沒遇着大不得已的時候，所以也不會跑向海外。現在乘桴浮於海的事情，固然非常方便。可是文人窮得要命，誰有這般力量？

在以前，我發明了在文人脖頸後寫上「泰山石敢當」五個字以救身禍，自喜爲將活人無算，造無量功德。但後來聽說致人於死的方法還很多，就不惘然若失，喟然而嘆起來。愁嘆了許久之後，悶悶的拿起孔夫子的論語和今人的論語來對照一讀，把後者又一

連翻閱了兩三本子，於是才恍然而悅。原來想不裝甞，少罹禍，勉強另有一法，便是苦笑，眼淚汪汪的傻笑苦笑！

## 處女與登龍

信

據說登龍原有乘龍之義，那末，乘龍的對方，如果沒有處女，這登龍也就成爲沒鼻的事了。因此，處女應該是登龍的唯一對象。

但登龍似海，文士如林，拋繆球既已成陳腐的勾當，究竟誰該登誰不該登？這就要看文士的手段了。在書店老板的龍門之下，遴選快婿當然是以編輯先生手段的高妙爲條件，而編輯先生的任務，主要的拉攏讀者，拉攏讀者最得意的文章，自然是「提拔處女作」。

作者大抵要自命爲先進，並且很願意擠入老作者之林，在中國，在自己的文章上署名「處女作」字樣的便不多。那麼，怎麼辦呢？但，「登龍自有妙術，」只要找幾位名字不大順眼的投稿者，在他頭上按下一個「處女作」就完了。登載已經是「額外施恩」更何況「稿費從豐！」難道他敢不說一句「謝謝怨太少！」嗎？

但，也有些自愛的作者却抗議這個。有一位被派爲處女作的作者對我說，他一向作文的目的原是想以藝術來克服人性中的弱點，藉以建立階級道德心理的基礎，稿費他倒



不在乎的。他的作品雖不能自承爲成熟，但決非破題兒第一遭。他過去爲了搪塞肚皮也會在文壇上賣過淫，終以登龍無術，就只好改行。不幸今年剛彈了一曲舊調，又被派爲處女？在人心目中雖極珍奇，但他慚愧的是身段雖矮，眼睛究竟是大了。如果爲了東家招徠主顧的關係，再去扭扭捏捏喬裝處女的時候，那對於自己總是件傷心的事。

因爲對於這位作者太親切了，我只好寬慰他說：「處女」在無論那種意味上，都不是壞的名詞，只要文學史上留下了一些「處女作」便可以知道。如果我們對於那些「非處女的大家」太過於絕望的時候，就希望放在未來方面倒是極對的——雖然在編輯先生的動機中，是絕對不同的一會事。

## 新秋

潛士

「秋來了」

秋真是來了，情的白天還好，夜裏穿着洋布衫就覺得涼颼颼。報章上滿是關於「秋的大小文章：迎秋，悲秋，賞秋……等等。爲了趨時，也想這麼的做一點，然而總是做不出。我想，就是要想「悲秋」之類，恐怕也要福氣的，實在令人羨慕得很。

記得幼小時，有父母愛護着我的時候，最有趣的是一點小毛病，大病却生不得，既痛苦，又危險的。生了小毛病，懶懶的躺在床上，有些悲涼，又有些嬌氣，小苦而微甜實在好像秋的诗境。嗚呼哀哉，自從流落江湖以來，靈感掩逃，連小病也不生了。偶然看看文學家的名文，說是秋花爲之滲容，大海爲之沉默云云，只是愈加感到自己的麻木我就從來沒有見過秋花爲了我的悲哀，忽然變了顏色；只要有風，大海是總在呼嘯的，不管我愛鬧還是愛靜。

某女士告訴我們：「晨是學科學的，但在這一剎那，完全忘掉了她的志趣，存在她腦海中的只也一個盡量地享受自然美景的目的。……」這也是一種福氣。科學我學的很

澤，且讀過一本生物學教科書，但是，牠那些教訓，花是植物的生殖機關呀，蟲鳴鳥嘯是在文儒呀之類，就完全忘不掉了。昨夜闖進荒場，聽到蟋蟀在野菊花下嗚叫，覺得好像是一景，詩興勃發，就做下兩句新詩——

野菊的生殖機關下面，

蟋蟀在吊膀子。

寫出來一看，雖然比粗人們所唱的俚歌要高雅一些，而對於新詩人們的由「煙土披離純」而來的詩，還有「相形見拙」。寫得太科學，太真實，就不雅了。如果改作舊詩也許不至於這樣。生殖機關，用嚴又陵先生譯法，可以之謂「性官」；「吊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那語源，但據老於上海者說，這於因西洋人的男女挽臂同行而來的，引伸為誘惑或追求異性的意思。弔者，掛也，亦即相挾持。那麼，我的詩就譯出來——

野菊性官下。

鳴蛩在懸肘。

雖然很有些費解，但似乎也雅得多，也就是好得多。人們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在也是一個做文豪的祕訣呀。質之新詩人而洵美先生之流，以為如何！

## 談女人頭髮

鐘開萊

我有一部腳踏車，舊得很了，牌子却是很好的，騎起來比那種中看不中用的新車子舒服得多，因此我雖然很有些時候不免羨慕別人的車子光亮好看貪圖舒服的心却戰勝貪圖好看的心，到如今還無意去買新的。有一次到車行裏去打氣，車行裏的人看我的車子估定了我的（不是車子的）價，很怠慢。兩個小伙計高聲討論我的車子的價格：一個說廿來塊，一個幫我忙，說五十來塊倒怕不夠，大概八十塊錢光景是有的。這價格却還不到這部車子五年前市價的一半。我聽了，不免生氣；有半個鐘頭不高興。一路騎，一路心裏盤算，要買新車。

再過了半個鐘頭，氣消了，神經也鎮靜下來了，起首譏笑半點鐘前的我自己，笑我有半點鐘死了，不復是我自己，却是在爲車行小伙計做人。我要爲自己做人，不願爲別人做人，尤其不願爲車行小伙計做人，我就不買新車。

這是我作這篇文章的來由。我常想作文章的人，若肯在文章以外。把他寫過篇文章的由來也告訴給看文章的人，很是件好事，我這次自己就來試一試。下面說正文。

天下一定有許多女人，爲誇示同性，勾引異性，因而燙髮，畫眉毛，亂塗脂粉，着高跟鞋，天下也一定有許多女人，並無誇示同性勾引異性之本心，却爲怕姊妹笑話，怕朋友笑話，怕男同學男同事笑話，也去燙頭髮，畫眉毛，亂塗脂粉，着高跟鞋，天下也一定有許多男人，爲向同性示威，爲向異性獻媚，因而掠西裝，着西裝，洒香水，穿皮鞋，天下也一定有許多男人，並無向同性示威，向異性獻媚之本心，却爲怕兄弟笑話，怕朋友笑話，怕女同學女同事笑話，也去掠西裝着西裝，洒香水，穿皮鞋，天下一定有許多人，寧可騎一部三步一蹶，左溜右滑，一跌便糟的新車子，不願坐一部舒服放心的舊車子；天下也一定有許多人，本心不要好看，貪圖舒服，却爲同學笑話，怕女人笑話怕車行小伙計笑話，也拋了舊車，去買新車。——我自己便險險做了這一種人。

燙頭髮是麻煩的，還許會觸電；畫眉毛塗脂粉，也是一天非化一兩小時不可的麻煩事情；穿高跟鞋是決沒有舒服的，還許會摔交；以舒適而論，西裝決不及中裝，皮鞋決不及布鞋，爛污牌子的新腳踏車也決不及好牌子的舊車子。今有人於此，覺得喪失自由舒適之事小，失却體面之事大，因爲美觀要緊，寧可冒觸電的危險，去燙頭髮；因爲面子要緊，寧可脚上多生幾粒雞眼，去穿皮鞋；他有他自己的天平，他的天平雖然和我的

雅人雅事

不一樣，我却不怪他，正如我不能因爲自己愛易卜生甚於蕭伯納，便不許別人愛蕭伯納甚於易卜生一樣。然而若有人，其天平與我的一樣，自由舒適的分量重，美觀體面的分量輕，却爲別人的緣故，不敢以其本心之所輕重爲輕重，舍自己舒適而不圖，去討麻煩去尋苦頭。這件事，在我個人看來，應比任道博士的書法算命更爲可怪的。

若是政府頒布一條法律：凡不跟別人穿西裝着高跟鞋等等的，一律以犯罪論，那末爲怕犯罪，忍痛去穿西裝着高跟鞋皮鞋等等，倒大有可說。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不穿西裝不着高跟鞋皮鞋等等不但無死罪，且也不干什麼例禁。我們所怕的，原來倒不是什麼國法，不過是車行小伙計一流人的閒話而已。然而別小覷了這閒話，閒話的勢力，令禪智內供伏到地上，伸出鼻子叫人用腳踏。

我們平常總是諂媚自己，自命是個自由人，好像只要對於在上者少出怨，言不得已時効法阿Q「兒子打老子」的辦法，便可安耽活下去了。我們却忍記了那些無時無地不在四周窺伺的男人女人們，如車行小伙計之流，專等找你破綻，作他們高聲談論之資料。穿一件衣，吃一樣東西，說一句話，做一件事，你都得像個低能學生兵，聽見一聲「槍上肩，」先得向前後左右張一張，看看別人如何做法。你有時出門，先得看一看臉

上有無墨污，衣上有無破洞污跡，腳上穿的是否那雙「出客用」的新鞋。你肚子餓了，走到燒餅攤旁。先得看看附近有無車行小伙計一流人，也得瞟一瞟那位賣燒餅的臉色；你若買了兩塊，而還堅持非吃三塊不飽時，我看你還是再出了五分錢的好。買得了燒餅，你得藏到袋中一小塊一小塊拔下來，用手緊緊抓了偷偷塞進口中，看到有熟人走過，趕快摸摸嘴上有無芝麻屑。你踏進飯館，得想一想三毛錢的陽春大麵是不是你這種人（由堂倌之眼看來）吃的。吃什麼堅韌的東西時，你得看看前後左右有無留學生模樣或以留學生自命模樣的人，省得害他們聽見你大嚼之聲而難過，替我國文化傷心，（就此種地方看來，外國人亦一樣豈有此理。）有時你莫奈何地接見客人，聽他評論朝政，臧否人物；有時你莫奈何地去拜訪客人，化不少口舌去辯護自己之不在他府上，吃飯並非嫌他家菜壞。你到香港看楊秀瓊，莫忘記她是個游水名手，運動健將，是個替民族爭光的英雄，曾經站到台上對着 P.D.O. 演講提倡體育的。你更得隨時提醒自己：某人在幾歲上就大學畢業，幾歲上便做大官，掙大銅鈔；某人在幾歲上就有了家小，幾歲便向爺娘奉送胖白兒子大禮一份，等等等等。

我們原來都是不知不覺中將生命零碎出賣了的弱者。弱者。

事 雅 人 雅

要是不甘心做弱者，便須不怕受苦。或像 *Pinic* 挨餓挨冷，或做「國民公敵」，叫人投石子，撕破褲子。



## 打架

秋 郎

我們江浙的下等社會的人，打架有一定的方式的。譬如說：張三得罪了李四，在兩人不在一處的時候，張三可以起誓要殺李四，李四也可以賭咒要殺張三。等到兩人遇到也不見得鬧出什麼命案來。頂多打一架。

打架就要有打架的方式。兩方先怒目相視，然後口出穢言雙方由妹妹罵起，罵到外祖母為止，聲音越來越高，小臉越來越紅？最後，雙方同時捲袖口，同時摘眼鏡，同時向後退，距離愈來愈遠。這時節，和解的人應運而生。勸架的人越熱心，打架的人越兇猛，結果是雙方距離太遠，無結果而散。

聽說在夷狄之邦，打起架來是沒有人勸的，總要你死我活，見個高低。由這一端看來，也就可見我們國人的確是文明多了，雖在打架的時候，也以人命爲重，決不輕易流血。所以善於打架的人，總是按着我上面所說的方式，比較危險少些。至於一言既出，拳頭隨之，鬧到頭破血出，在聰明人眼裏看來那是笨伯！

物

語

豐子愷

一個晴爽的五月清晨，緣々堂主人早起，以楊柳枝嗽口，飲清水一大杯，燃土耳其捲烟一支。走近堂樓窗際，憑欄閒眺庭中的景物，作如是想：

「葡萄也貪肥。用了張豆餅，這幾天就清清滿棚。且有許多藤蔓長出棚外，顛身空中，在那裏求人延長棚架了。那嫩葉和卷鬚中間，已有無數綠色的小珠，這些將來都是結葡萄的。預想今年新秋，棚下果實纍纍，色如琥珀，大如烏卵，味甘可口，專供我隨意摘食。半張豆餅的飼養，換得牠這許多的報效，這植物真可謂有益於人生，而盡忠於主人了。去年夏秋，主人客居他方，聽說牠生的很少而小而無味。今年主人將在此過夏秋，牠頗能體貼人意，特地多抽條枝，將以博主人之歡。你看那嫩葉兒在朝陽中向我微笑，那藤蔓兒在晨風中向我點頭，彷彿在說：「我們都是爲你生的呀！」

「南瓜秧也真會長！不多天之前撒下幾顆南瓜子，現在變成了一座小林。那些莖兒肥胖得像許多青蟲。那葉子長大得像兩個浮萍。有些葉子上面頂着一張帶泥的南瓜子殼，彷彿在對我證明：「諾！我確是從你所撒下的那顆南瓜子裏長出來的呀！」我預備這幾

天就給他分秧。掘幾枝種在平屋後面的小天井裏讓牠們長來爬到平屋上。再掘幾枝種在甕間後面的陰溝旁，讓牠們長大來爬在灶間上。南瓜的確是一種最可愛的作物。你想，一粒瓜子放在牆上的泥裏，自會迅速地長出蔓來，緣着竹竿爬到人家的屋上。不到半年居然會變出十七八個果實來，高高地橫臥在屋頂，專讓屋主隨時取食，教外人無法偷取。這不是最盡忠於主人的作物麼？況且果實又肥又大，半個南瓜可燒一鍋，滋味又甜又香又可點飢，又易消化。這不是最有益於人生的植物麼？牠那青蟲似的苗秧，含着着無限的生產力，懷抱着無限爲人服務的忠誠。古人咏小松曰：「時人不識凌雲木，直待凌雲始道高。」這兩句正可拜借來讚咏我眼前的南瓜秧呢。看哪，許多南瓜秧在微風中搖擺着。牠們大約知道我正在讚賞牠們，故爾裝出這得意的樣子來酬答我。彷彿在對我說：「我的出身雖然這麼微賤，但是我有着凌雲之志，將來定要飛黃騰達，以報答你的養育之恩！」

### 雅 人 事

「鴿子們一齊在棚裏吃早食了。雌的已會生蛋。牠們對主人真親善：每逢一隻雌鴿子生了兩個蛋，倘這裏的小主人取食一個，牠能補生一個。倘再取食一個，牠能再補生一個，絕無吝色，永不表示反抗。現在我要阻止這裏的小主人的取食鴿蛋，讓他們多孵

小鴿子，將來小鴿子多了，我一定要把棚擴大且加以改良，讓牠們住得舒服。因為牠們對我的服務實在太忠誠了：我每逢出門，帶幾隻在身邊？到了遠方，要使這裡的主母知道我的行蹤和起居，可寫一封信縛在鴿子的腳上，叫牠飛送。一霎兒牠就帶了信回家，報告主母，比航空郵件還快，比掛號信還妥當。不但省了我許多郵票，又給我許多便利，外加添了我家庭中的許多趣味。這是何等有智慧而通人意的一種小動物！我誓不殺食你們的肉，我誓願撫養你們。啊，牠們仰起頭來望我了！啊，牠們「咕，咕」地對我叫了這明明是對我表示親愛，彷彿在說：「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黑貓把頭攢在門檻底下做甚麼？不錯！牠是在那裏爲我驅逐老鼠。門檻底下的洞正是老鼠出沒的地方。前天我親眼看見大老鼠被牠追趕。倉皇地逃進這洞裏去以前我家老鼠多而且兇。白晝常常橫行，晚上更鬧得人不能睡眠。抽斗都變成了老鼠的便所，人所吃的都是老鼠的殘食。原稿紙在桌上放過一夜，添上了老鼠的小便痕。孩子們把幾粒花生米在衣袋裏放過一夜，明天連衣襟都被咬破。自從這隻黑貓來到家以後，老鼠忽然肅清，家人方得安眠。真是除暴安良，驅邪降福。牠的服務多麼忠誠勤懇；晚間通夜不睡，放大了兩個瞳孔，在滿間屋子裏巡查偵緝。白天偶爾歇息，也異常警惕。聽見牆角

吱々一聲，就猛然驚醒，勇往直前，爪牙交加，務須驅之屋外，或置之死地而後已。即使是在吃飽的時候，看見了老鼠也絕不放鬆，甯可不吃，不可不殺。總之，牠的捕鼠非爲一己口腹之慾，全爲我家除害。故終日終夜皇皇然，唯恐老鼠傷害了我家的一草一木。牠仰起頭豎起尾巴，向我「咪嗚，咪嗚」地叫了。這神氣多麼威武，這聲音又多麼柔媚好似一員小將殺退了毛賊，歸來向國王獻捷的模樣。」

緣々堂主人作如是想畢，滿心歡喜，得意洋洋深深地吸入一口土耳其捲烟，噴出烟氣與屋簷齊高。然後暫閉兩目，意欲在晨曦中靜養其平旦之氣。忽聞庭中吃吃作笑，嗚嗚作聲，似有人爲不平之鳴者。傾耳而聽，最先說話的是葡萄。

「哈，哈，這老頭子發癡！他在那裏一相情願，以爲我是爲他生的。人類真是何等傲慢而醜惡的動物！我受天之命而降生，藉自然之力而成長，何干於你？我在這裏享樂我自己的生命，繁殖我自己的種子，何嘗爲你而生？你在我的根上放下半張豆餅，爲我造棚，自以爲對我有培養之恩麼？我實在不願受這種恩，這非但對我自己的生計毫無益處，實在傷害了我！你知道麼：我本來生在山野，泥土是適我胃口的食糧，雨露是使我健康的飲料，岩壁丘壑是我的本宅，那時我的藤蔓還要粗，我的種子還要多，我的攀緣

力與繁殖力比現在強得多。自從被你們人類取來豢養之後，硬要我吃過量的食料，硬把我拘束在機械的欄上，還要時時彎曲我的藤蔓，教我削足適履；裁剪我的枝葉，使我畸形發展。於是我的藤蔓變成如此細弱，我的種子變得如此臃腫，我的全身被你們造成了殘廢的模樣。你稱讚我的種子色如琥珀，大如鳥卵。其實這在我是生贅疣，生膨脹，生小腸氣病，都是你害我的！你反道這是我對你的恩惠的報效，反道我盡忠於你，真是荒天下之大唐！尤可笑者，去年我生得少，你以爲是你不在家的原故；今年我生得多，你以爲是博你的歡。我又不是你的情人，爲你離家而憔悴；又不是你的奴隸，在你面前獻媚！告訴你吧：我因生理的關係，要隔年繁榮一次。你偶然湊巧，就以爲我逢迎你，真真見鬼！人類往往作這種狂妄的態度：回家偶逢花兒未落就說牠「留待主人歸」；送別偶逢鳥兒開啼，就以爲「恨別鳥驚心」；出門偶逢天晴，自以爲「洪福齊天」。豈不可笑？我們與你同是天之生物，平等地站在這世間。各自謀生，各自繁殖，我們豈是爲你們而存在？你以爲我在微笑，在點頭。其實我在悲嘆。在搖頭。爲了你強迫我吃了半張豆餅。剪去了我許多枝葉，眼見得今秋的果實又要弄得臃腫不堪，給你們吞食殆盡，不留一粒種子。昨天隔壁三姑娘家的母豬偶然到這裏來玩。我會經同她互相悲嘆憤慨。我

和她同樣地愛你們的「非生物道」的虐待，大家變得臃腫殘廢而膏你們的口腹。人類是何等野蠻的東西！自己也是生物，却全不顧「生物道」一味自私自利，有我無人，還要一相情願，得意洋洋。天下的傲慢與醜惡，無過於人類了！」下面繼續起來的。是謾罵之聲，是那短小精悍的南瓜秧所發的：

「人類不但傲慢而醜惡，簡直是熱昏！不要臉！他們自恃力強，侵略一切弱小生物在這世間已成了一般公理：倘然人類態度坦白，自認不諱倒還有一點可佩服；可是他們都鬼頭鬼腦，花言巧語，自命爲「萬物靈長」，以爲其他一切生物皆爲人而生，真是十八攢不出血的老面皮！葡萄伯伯的抗議，我不但完全同情，且覺得措辭太客氣了。人這種野蠻東西，對他們用甚麼客氣？你不知道我吃了他們多少苦頭，才掙得這條小性命呢我的母親是一個體格強壯而身材苗條的健全的生物，被他們殘忍地腰斬了，切成千刀萬塊，放在鍋子裏瀉到粉骨碎身。那時我同衆兄弟們還在娘肚皮裏，被他們墮胎似地取出盛在籃裏，放在太陽光裏晒。我們爲了母親的被害，已不勝哀悼；自己的小性命是否可保，又很憂慮。果然晒了一天有一人對着我們說：「南瓜子可以吃了！」我們驚起一看其人正是這自命爲主人的老頭子！他端起我們的籃來，橫七豎八地搖了一會，對那老媽

子說：「拿去炒一炒！」這死刑的宣告使我們衆兄弟同聲號哭，然而他們如同不聞，管自開鍋發灶，準備我們的刑場。幸而有一個小姑娘，她大概年紀還小，天良還沒有喪盡走過來對老媽子說：「不要全炒，種要給他們留些種子的！」我們有了一線的希望，覺得死也甘心；大家秉公持正，倉皇地推選，想派幾個體格最健全的兄弟留着傳種，以繼承我母的血統。誰知那小姑娘不管我們本人的意見，隨手抓了一把對那老媽子說：「這一點拿去種，餘多的你炒吧！」我幸而被抓在她的手裏，又不幸而不是最健全的一個。然而有此虎口餘生，總算不幸中之大幸。現在這父母之遺體靠了土地的養育，和雨露的滋潤，居然脫壳而出，蒸蒸日上，也可以聊盡子責而告慰泉壤了。但看這老頭子的態度我又起了無限的恐懼。我還道他家的小姑娘天良沒有喪盡，慈悲地顧念我母的血食；原來不然，他們都全爲自己，想等我大起來，再吃我的子孫！他貪戀我們的果實又肥又大滋味又甜又香，何等可惡的老鱗！他以爲我們忠於主人，有益於人生；懷抱着爲人服務的忠誠，何等荒唐的胡說！我們自有天賦的生產的，和天賦的凌雲之志，但豈是爲你們而生，又豈是你們所能養成？可惜我的根不能移動，若得像那鴿子，我早已飛出這可咀咒的牢獄和刑場，向大自然的懷裏去過我獨立自主的生活了！南瓜秧說到這裏，鴿子就



接上去說：

「你的話大都是我所同情的。不過聽到你最後的話，似有譏諷我能飛，不飛甘心爲奴的意思，這使我不得不辯解了。古語云：「一家不曉得一家事，」難怪你懷疑於我。現在我把我們的生活情形告訴你吧：人對我的待遇，除了偷蛋可惡以外，其餘的我都只覺得可笑。以爲我對人親善，服務忠誠，全是盲子摸象！我祖國祖先本來聚居在山野中無拘無束，多麼自由的生活！後來不知怎樣，被人捕到城市，豢養在囚籠裏。我們有一種獨特而力強的遺傳性，就是不忘我們的誕生地。人類有一句話。叫做「狐死正首丘」又有俗語說：「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他們也認爲這是一種美德。我們因有這種遺傳性的原故，誕生在城市中的雖然飛翔力並不退化，却無意飛回山野。人類就利用我們這習性，爲我們在庭院裏築窠，從單方面擅定我們是他們所豢養的，還要單戀似地說我們對人親善，豈不可笑！我們爲有上述的遺傳性，大家善於記憶。即使飛到了數千百里之外，仍能飛回原處，絕對不要找警察問路。因此人類又來利用我們。把信扎縛在我們的腳上，托我們帶回。紙兒並不重，我們也就行個方便。但還是「乘便，」不是專差，人類却自以爲我們是他們的專差，稱我們爲「傳書鴿，」還要謬讚我們服務忠誠，豈不

雅人雅事

更可笑麼？尤可笑的，我們有幾個住在軍隊中的兄弟，不幸在戰場上中了流彈，短命而死，軍人們居然爲他們建築坟墓，還要補送他們勳章，教他們受祭奠。哈哈，我們只爲了恪守祖先的遺志，不忘自己的根本，故而不辭冒險，在戰場上來往；這裏的主人每逢托我帶信回家，主母來接取我腳上的信兒時，也必拿許多優良的食物供奉我，我爲貪食這些，每次總是趕快回來。他們却誤解了，以爲我服務忠誠，真是冤哉枉也！也許他們都知道，爲欲裝「萬物靈長」的場面，故意假癡假呆，說我們忠誠。那更是可笑而可恥了剛才我在這裏向朝陽請早安，那老頭兒却自以爲我在對他說「Good morning！」這便是可笑可恥的一端。黑貓也昂起頭來說話了：

「鴿子哥兒的話好像是替我說的！我的境遇完全和你一樣，那老頭兒以爲我在這裏爲他驅鼠，謬讚我服務忠誠，並且瞎說我的捕鼠不爲口腹，全爲他家除害，唯恐老鼠傷害了他家的一草一木，在我也常覺得荒唐可笑。把我的平生約略的告訴你吧：我本是住在這裏的隣近人家的。因爲那人家自己沒飯吃，更沒有錢買魚來供養我，他們的房子又異常狹小，所有的老鼠很少；即使有幾隻，也因爲那屋破得可以，瓦上，壁上，窗戶上處處有不大不小的隙縫，老鼠可以自由逃竄，而我貓却攔不進去。我往々守候了好幾天

沒有一隻老鼠可得，因此我只得告辭，彷徨歧途。偶然到這屋簷上窺探，看見房子還高大，佈置還像樣。我正想混進來找些食物，這裏小姑娘已在簷下模仿我的叫聲而招呼我了。不久那老媽子拿了一隻碗走到簷下，對着我「丁丁丁」地敲起來。我連忙跳下來就食，碗裏的東西真美味，全是最歡喜的魚類！我預備常住在這裏。但聞那老媽子說這貓不知是從那裡來的。這般瘦：看來是沒有人家養的。我們養了吧。老鼠太多，教他趕老鼠。」那小姑娘說：「這隻貓樣子也好看！我們養了牠！不要忘記餵食！」我聽了這話，就決心常住在這裏了。他們的供養的確很好。外加前後許多屋子，都有無數的老鼠，任我隨時捕食，現在老鼠雖已減少，且都警戒，只要用點工夫，或耐心裝個假睡也總可撈得一個。我們也有一種獨特的遺傳性，就是歡喜吃老鼠。老鼠比魚更好吃。所以我雖在剛剛吃飽魚飯的時候，見了老鼠仍是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香味，不由的要捉住牠。老實說，這裏倘沒有了上述的食物，我早已告辭了。那老頭兒還說我爲他服務忠誠，是上了我的當，不然，便如你所說，他是假癡假呆地誇口以助「萬物靈長」的威風剛才我因爲早晨沒有吃過，追老鼠又落個空仰起頭來喊他給我備早飯，他却視我爲獻媚。獻媚他是人類可笑可恥的一個實例！——照理，正如葡萄先生和南瓜小姐所主張，我們都是

受命於天而長育於地的平等的生物，應該各正性命，不相侵犯。但這道理太高，像我兄弟就做不到。但我們自認吃魚吃老鼠不諱，態度是坦白的。至於像人類這樣巧立了「靈長」的名目；還要老着面皮自以爲「萬物爲我而生，」我們是不屑爲的！」

緣緣堂主人傾耳而聽，不漏一字；初而驚奇；繼而惶恐，終於慚羞。想要辯解，一時找不出理由。土耳其捲烟熄，平旦之氣消，愁然變容，湫然離窗，隱几而臥。

### 三 窟

萃 等

齊潛王以「不敢以先王之臣以爲臣」爲理由，免孟嘗君的職。他下野回薛，馮諼對他說：「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

於是馮諼奉命去運動梁惠王，（按國策與史記所載不同，此處但從國策齊四。）梁王便要以千金百乘聘孟嘗君爲相。齊王聞訊大懼，快快謝罪重聘他。這聲東擊西法勝利，成功第二窟。第三窟是在薛造宗廟，即孟嘗君黨的大本營。廟成，馮諼還報孟嘗君：

「三窟已就，君固高枕爲樂矣。」

這已是二千多年前的事情了！今世界進化，情形複雜。這古風猶存，原則上相同，然三窟及其鑿法已大有演進：

雅 人 雅 事	種 類	居 住	經 濟 來 源	存 款	性 生 活	思 想
第一窟	祖家——世居	會計處——支薪	本國銀行	正室——一	家	
第二窟	別墅——養病	庶務處——揩油	外國儲蓄	側室——多	聖廟	

第三窟 出洋——考察 設計處——分肥 國外銀行 審子——無限 佛寺

上開各類第一窟是尋常的，差不多是必需的。這不算狡，只算是起碼，憑這個未得高枕而臥也。雖然還有許多人連這個也沒有。但是，誰叫他們沒有呢？須知無論什麼窟大抵是掘成的。所以曉得鑽營才有窟，鑿得越多，地位越重要，也越安樂。要不然，便是聖人也不免「累累若喪家之狗，」活該活該！

怎樣鑽營呢？能解決這個，人生更沒有問題了。

首先當然說錢。所謂經濟為事業的原動力，即有錢能使鬼推磨之意。孟嘗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門下食客三千多人，資本雄厚，信用昭著，乃執政治的牛耳，諸侯只好請教他。不過他有薛邑封地；大體說來，先把地皮刮好，然後鑿窟。在現今情形之下，單向會計處支點薪水或工錢，永遠不會富貴的，充其量僅能維持第一窟的生活。

文明時代雖無封地，地皮還照舊擺着。三窟既非全鑿不能安身，則地皮非刮不可。自己不下手，人家會說你是聖人嗎？不過刮地皮也得用「文明手段，」潤屋不忘潤身，求「集體安全。」大抵第一法從地皮上面揩來揩去，便可得許多油水。這一案無異議，

通過交庶務處或類此之辦事組織，如購料委員會等，酌量辦理。

這些油水積起來就很可觀了。很可觀的東西還值得放在國內嗎？但從另一方面看來，又不免小巫大巫之感。還不够面子出口，所以折衷辦理，放在租界的洋人銀行裡。好像把食物放在洋製的水箱裏一樣，安全而便利。洋人信用昭著，中國人太危險，開銀行專等他的存款就溜之大吉了。美豐銀行倒了許多闊人的油水，但這班忠實信徒或許以為並非洋人無信用，實因中國市場不景氣，中國銀行短絀，中國人不肯多存款，寧可把銀藏在家裡地穴或牆心！中國……。

洋錢到租界去，就可以因利乘便，在租界經營第二窟。常川居住固妙，如定期到來辦理私事或乾脆師法小孩詐病逃學，告長期短期的病假回窟休養。

試想住在繁華的文明都會裡，家裏的黃臉婆還值得上來同居嗎？他會根據文明思想去自由，否認舊式的盲婚，另娶許多新女子；他會根據固有文化思想去齊家，充分享受社會所贊美的齊人之福。他還會根據人道主義，去責成黃臉婆好好的替他撫養子女。他更會根據道德禮義去制定法則，發表談話，廣播演說；嚴厲整頓風化。到了訪客及記者絡繹不絕的時候，他可以買大批新影印的古書，藏在裝璜雅麗的書櫥裏，擺在客廳或類

雅人雅事

似客廳的房間裡，憑這個，他就振振有詞，誇說固有文化；祭聖廟，拜英雄，掃墓，等等。

然而，狡兔決不是黔驢，不要以為他技止於此。論理，既然讀盡古書，他可進而念經了；祭過聖廟，他的思想是「無敵牌」，如入無人之境，便到佛寺去。因此，他便存心濟世，普渡衆生，像孟嘗君那樣，養食客數千人；美人充下陳，活像開審子。

這就進至第三窟時期，要把地皮刮得好些了。第一法只是揩油水，決不濟事。並且同是一塊肉，你舐一下，他舐一下，我舐一下，既不合衛生，也怪討厭的。倒不如一刀兩段，各咬一塊，生吞活剝也好，放入冰箱也好，作送禮也好。自由處分，得其所哉！這是第二法；分肥。議決通過交設計處慎重辦理。

杜甫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今觀之，未見盡然。因為現在有冰箱。即使分肥所得多到冰箱藏不下時，還可裝成罐頭運到外洋去，貯藏起來。

洋錢既向外洋流，主權入也向外洋流：這便是上流。他而今鑿好第三窟，雖不必長期住外洋，但可以常常出洋。因為一生吉凶都有，這安樂窩却有逢兇化吉之神效。天大的事情，出洋跑跑就風平浪靜；要命的病症，出洋住一住，即藥到回春；了不得的問題



出洋考察一下，就迎刃而解。

爲了這些事情而出洋的已往有過許多許多，現在越出越多了。還有無數的人以此爲理想，有把握的就作充分準備，否則只好望洋興歎。大抵在最近的將來，這種出洋必成一種政治制度，無論什麼都要出洋跑跑或住一住。猶憶海通之初，國人自以爲單是物質文化落後，後來漸知精神文化也落後，如今看來，連地心吸力也比不上人家了！

這些爲歐美繁華所吸去的上流人，自以爲全盤西化了。然而列強出國考察總到弱國或野蠻地域去，養病更以離開繁華都市爲原則，下台避風的政客，照例埋頭研究最好的政策，簡直閉門思過。

孔老夫子也病過，不過並非乍寒乍熱的週期性瘧疾。當時既無西洋金雞納霜之類，也沒有想到出洋休養這妙法。子路替他請看護，他尙且用間接法罵子路：

「無臣而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仿此，假如子路等替他在報上宣傳「政躬違和」時，他就罵道：

「無病而爲有病，吾誰欺？欺天乎！」

他曾同遊列國，也想過出洋，這是人所知的。可是出洋有好幾種，有好有壞，而他

這一種是挺好的：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朱注曰：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遊海之意。夷，就如西洋人所謂野蠻人。你想。西洋人還挾着槍砲和十子架才敢去考察不優秀的民族，孔子憑什麼本領不怕陋呢？他沒有實行這出洋計劃，固然是文化史上一樁憾事。但他自政治舞台上失敗後，就回到家鄉關起門來，從事學術著作，却是偉大的文化事業。

西洋文化也好，孔子教化也好，地心吸力也好，都管不着狡兔的行蹤。固不必希望他去考察非洲野蠻人，或閉門思過，或隱病不言。但既然常々出洋，則不如把國籍改了常々病，則不如痛快淋漓的病個死去活來。

他要學孟嘗君。然而孟嘗君借別國以自抬聲價，確有被聘爲別國宰相的能幹，始可以威脅齊王，恢復政治地位，今日到別國去，除了考察，養養病，還能怎樣！憑這種可憐面相去寄人籬下，一國不足，又顧而之他。然後像孟子所記的齊人那樣，又施施然歸來。高談闊步，發表此行「印象甚佳」的談話，對國內又表示「無限的感想」，在歡迎會上發幾響空砲。於是報紙把他的德處言語大登特登。於是有病的無病，有罪的無罪，有仇的無仇。洗塵既畢，乃重分富源。已徵求同意，尙在謙遜中。

## 蒼 蠅

徐 懋 庸

天氣已經是仲夏時節，天氣漸漸地熱起來了，有幾天甚熱至九十度。於是，我忽然想到，在鄉下，已經早有蒼蠅出世了。

說起鄉下的蒼蠅來，真是洋洋乎大觀，尤其在夏天，尤其在廚房和廁所裏。鄉下人的夏天的廚房，可以說一半是蒼蠅所。有在飯鍋周圍，在茶缸邊上，在每碗菜緣，在每盆湯中，莫不駐紮着它們的水陸軍隊，成千成萬，還有大批的空軍，嗡嗡地在盤旋。當飯菜移到食桌上時，蒼蠅軍也跟着加以保護，使人們不能下箸。

鄉下人的廁所，多半是一口大缸，設在屋外的空地上——不過這也許只有我們的鄉下是這樣——，叫做露天糞缸。這露天糞缸，便是蒼蠅軍的大本營，也是蒼蠅軍的教練所，梁任公會用以比喻擾攘爭奪的人類的蛆蟲，便是在露天糞缸中受訓練的預備軍。人們到這地方去稍微的驚動，蒼蠅們便一轟而起，作總攻擊：小便的時候，攻擊你的臉，大便的時候，攻擊你的屁股，斷難倖免的。

這樣的蒼蠅，不但從衛生的見地看來，其為禍患甚於洪水猛獸，就是無端騷擾使人

不能安靜，這一點，其罪也不小了。

然而鄉下人對於這樣的蒼蠅，却很能容忍，並無滅此朝食之意。推其原因，大概有二：第一，他們對於自己的抵抗力，自信極深，看得區區蒼蠅，決不能損害他們的身體。所以他們毫不相信衛生家的話，把蒼蠅羣集過的飲料食料滿不在乎地裝進自己的肚子去。甚至在飯裏茶裏雜着一二個死蒼蠅吃下，也決不介意。在他們看來衛生家們的恐怕被蒼蠅害了性命，實無異於杞人憂天。而事實上，蒼蠅對他們也確乎不能為害。鄉下人很多活到八九十歲，也是吃過不計其數的蒼蠅所下的毒菌的。

第二，他們深知蒼蠅這東西是撲滅不完的，在他們目前的生活。產生蒼蠅的是他們的廚房和糞缸，他們的廚房和糞缸之所以產生蒼蠅則因為腐臭和醜陋。而腐臭和醜陋其實其構成他們的生活的主要之素。他們每日所吃的只有腐臭的東西，則他們的廚房焉得不腐臭，他們的房子沒有設一個清潔的廁所的地位，只好把屎尿糞置諸天，則他們的糞缸焉得不醜陋。二者未除，則蒼蠅終不能撲滅。撲而不能滅，則撲之何為。況且他們大多的工作，須用全副的精力若將精力，分出一部分去撲不能撲滅的蒼蠅，結果反致減損了建設的工作，無益而反有害，實在是不合算的事。因此，他們寧可鍛鍊自己的抵抗

力，使蒼蠅不能爲害，却不去徒勞地撲蒼蠅。

蒼蠅，小物也，爲目光遠大之士所不屑談者。然而，在實際上，蒼蠅之所以存在的問題，却是一個社會問題。所以蒼蠅之小，是也可以談到大問題的。

據我看來，蒼蠅的生命是要和現代文明的歷史一樣長久的，因爲它根本是古代乃至現代的文明的產物。古來的文明產生了一種過着臭腐齷齪的生活人類，因而又產生了蒼蠅。這種人類的的生活一日不改善，則蒼蠅一日不會滅亡。

蒼蠅以及和它類似的東西，在今日，一定是充斥於世界各國的大部分。說中國最富於這類東西，倘若不錯，則美國也決不會少。

蒼蠅是可惡的，但痛惡蒼蠅者，當明白蒼蠅的社會的根據。蒼蠅是要滅亡的，但它的滅亡，必待它的根據絕滅以後。

真正有志於徹底撲滅蒼蠅的人們，先當認識根本的撲滅之道。

## 住樓一底房子者的悲哀

秋 郎

小時候聽人說，衣，食，住是人生三大要素。可是小的時候只覺得「吃」是要緊的，只消嘴裏有東西嚼，便覺天地之大，惟我獨尊，逍遙自在，萬事皆休。稍微長大一點，纔覺得身上的衣服，觀瞻所繫，殊有講究的必要，漸大的覺悟一件竹布大褂似乎有些寒愴。後來長大成人，開門立戶，寢假而生兒育女，子孫蕃殖，於是「住」的一件事，也成了了一件很大的問題。我現在要談的就是這人所感覺的很迫切的「住」的問題。

我住過有前廊後廈上支下摘的北方的四合房，我也住過江南窄小濕霉纒可容膝的土房，我也住過繁華世界的不見天日的監牢一般的洋房，但是我們這個「上海特別市」的所謂「一樓一底」房者，我自瞻仰，以至下榻，再而至於卜居很久的今天，我實在不敢說對牠有什麼好感。

當然，上海這個地方並不會請我來，是我自己願意來的：上海的所謂「一樓一底」的房東也並不會請我來住，是我自己願意來住的。所以假若我對於「一樓一底」的房子有什麼不十分恭維的話語，那只是我氣悶不過時的一種呻吟，並不是對誰有什麼抱怨。

初見面的朋友，常常問我「府上住在那裡？」我立刻迴想到我這一樓一底的「府」好生慚愧。熟識的朋友，若向我說起「府上，」我的下意識就要認爲這是一件侮辱。

一樓一底的房子沒有孤另另的一所矗立着的，差不多都像鴿子窩似的一大排，一所一所的構造的式樣大小，完全一律，就好像從一模型裏鑄出來的一般。我頂佩服的就是初打圖樣的土著工程師，真能相度地勢，節工省料，譬如一垛五分厚的山牆就好兩家合用。王公館的右面一垛山牆，同時就是李公館的左面的山牆，並且王公館若是愛好美術在右面山牆上釘一個鐵釘子，掛一張美女月份牌，那麼李公館在掛月份牌的時候，就不必再釘釘子了，因爲這邊釘一個釘子，那邊就自然而然的會鑽出一個釘頭兒！

房子雖然以一樓一底爲限，而兩扇大門却是方方正正的，冠冕堂皇，望上去總不像是我所能租賃得起的房子的大門，門上兩個鐵環是少不得的，並且還是小不得的。因爲門環若大，敲起來當然聲音就大，敲門而欲其聲大，這顯然是表示門裡面的人離門甚遠而其身分又甚高也。放老實些，門裏面的人，比門外的人，離門的距離，相差不多！這門環做得那樣大，可有什麼道理呢？原來這裏面有一點講究。建築一樓一底房子的人，把磚石灰土看做自己的骨頭血肉一般的寶貴，所以兩家天井中間的那垛山牆只能起半垛

所以空氣和附屬於空氣的種種東西，可以不分畛域的從這一家飛到那一家。門環敲得拍拍響的時候，聲浪在周圍一二丈以內的範圍，都可以很深晰的播送得到。一家敲門，至少有三家應聲「啥人？」至少有兩家拔門啓鎖，至少有五家有人從樓窗中探出頭來。

「君子遠庖廚，」住一樓一底的人，簡直沒有方法可以躋於君子之倫。廚房裏殺雞，我無論躲在那一個牆角，都可你聽得見鷄叫，（當然這是極不常有的事，）廚房裏烹魚，我可以嗅到魚腥，廚房裏升火，我可以看見一朵一朵烏雲似的柴烟在我眼前飛過。自家的庖廚既沒法可以遠，而隔着半垛牆的人家的庖廚，離我還是差不多的近。人家今天炒什麼菜，我先嗅着油味，人家今天淘米，我先聽見水聲。

廚房之上，樓房之後，有所謂亭子間者，住在裏面，真可說是冬暖夏熱，廚房燒柴的時候，一縷一縷的青烟從地板縫中冉冉上昇。亭子間上面又有所謂晒台者，名義上是做爲晾曬衣服之用，但是實際上是人們乘涼的地方，打牌的地方，開演留聲機的地方，還有另塔一間做堆雜物的地方。別看一樓一底，這其間還有不少的曲折。

天熱了我不免要犯晝寢的毛病。樓上熱烘烘的可以蒸包子，我只好在樓下下榻，假如我的四隣這時候都能够不打架似的說話或說話似的打架，那麼我也能居然入睡。猛然



間門環響處，來了一位客人，甚而至於來了一位女客，這時節你只得一骨碌爬起來，倒提着鞋，不逃到樓上，就避到廚房。這完全是地理上的關係，不得不爾。

客人有時候腹內積蓄的水分過多，附着我的耳朵嘖嘖說要如此如此，這一來我就窘了。朱漆金箍的器皿，搬來搬去，不成體統，我若在小小的天井中間隨意用手一指客人又覺得不慣，並且耳目衆多，彼此都窘了。

還有一點苦衷，我忘不了。一樓一底的房，附帶着有一個樓梯，這是上下交通唯一的孔道。然而這樓梯的構造，却也別緻。上樓的時候，把腳往上提起一尺，往前只能進展五寸。下樓的時候，把腳伸出五寸，就可以跌下一尺。吃飯以前，樓上的人要扶着樓杆下來；吃飯以後，樓下的人要捧着肚子上去。穿高跟鞋的太太小姐，上下樓只有脚尖能够踏在樓梯板上。

話又說回來了。一樓一底的房子即或有天大的不好，你度德量力，一時還是不能喬遷，所以一樓一底的房子多少是有一點慈善性質的。

## 黃土泥

老向

「滿身的黃土泥，滿頭的螞蚱籽兒。」這是城市人挖苦鄉下人的話。

記得剛到北京去上學有一天立在操場，呆呆的看着別同學們打球。忽然間學監要賣弄他的眼力，指着我向大家說：「一看就曉得他是從鄉下來的，你們看他布鞋，布襪子。」一位同學立刻俏皮了一句「滿身的黃土泥……」

「黃土泥」這是多麼難堪的字樣啊！經過師長和同學們這樣嘲笑以後，我着實的「自慚形穢」了十幾年。這十幾年中，無時無刻不在極力的設法洗刷自己的黃土泥。布鞋布襪當然早已脫掉，頭髮也漸次的由短而長了。先前是，不愛說的話就不說，不愛理的人就不理，慢々變得強說着不愛說的話，強理着不愛理的人；從前脫口而出的率真語反而必須在喉嚨裏濾過一遍才肯吐出來。

然而野性難馴，偶一不慎，還不免露出鄉下人的本色來，惹人恥笑。有一次，我當着許多城市中的同學們說，我還不會聽過梅蘭芳的戲，被一位朋友正心誠意的忠告我說「你即使真沒有聽過名角的戲，在大庭廣眾之中，也不應該說出來。那，顯着多麼土氣

這真使我覺得自己太不行了。我怎麼就不會「啥大」啥，見了駱駝不說馬大」呢？我要努力學習不土氣，努力洗脫着黃土泥。真是無聊有啥，未及三年，多少也算有所成就。例如在飯堂裏摔筷子，罵廚子，城市的同學們慣會這一手兒，我也學會了這一手兒總之，脾氣日以大，身手日以懶。不如此，怎樣可以表示「不土氣」？

自己身上的黃土泥越來越少，自然覺着別人身上的黃土泥太多了。一過到假期，我慢々的不情願再回到故鄉去。那些土頭土腦的街坊，土汗土臭，令人不可嚮邇；談起話來，土音土調，土字土詞，實在土得不堪。相見之下，不論早晚，總先問你一句「吃了」此外便也別無他話。實在必須扳談的時候，他便一定會問你幾時可以畢業，那年可以作官，有一次，我又偶一不慎，老實告訴他們說，我要念書爲得明理，並不爲作官。恰巧這話被一位長輩聽了，叫到我一邊兒去，拉長了面孔訓戒我說：「對鄉下人說話，總不妨是「雷聲大雨點兒小」啊。京腔不可不撤，架子不能不擺，不然，人家會說你土氣，說你村俗，說你白上了學。」我本來不情願接近那些滿身黃土泥的鄉下人，而況又有「土氣」問題夾在裡邊，自然就更不情願了。

剪斷截說吧，城市人既以黃土泥爲愚蠢的象徵。鄉下人也以不土氣爲無上的光榮。

師長的教導，社會的陶冶，就在使我不能以洗刷黃土泥爲人生第一大事。於是爲了表示不會沾着黃土泥而賞月，而看花而登山，而喝酒，而打牌，而酬應，而說謊，而贊嘆而議論，而憤慨；而說現成話，而是已非人，而裝扮鬼臉，而違心所欲，而將無作有，而以虛爲實；甚至於投考大學，參加××，也無非以「免於土氣，洗掉黃土泥」爲基本哲學。這樣精心圖治活了十幾年，總該不土氣了吧？誰知而竟不然。

莫非真是天定勝人，天生的美，再也不會醜；天生的俗，再也不能雅？我是天生的鄉下人，彷彿連靈魂就包着一層黃土泥，任憑怎樣洗，再也不會洗去根兒。白天不土氣了。夜裏作夢也還是土氣的。坐着不土氣了，立着也還是土氣的。甚而至於同一觀感，土氣與不土氣糅在一起，同時各佔一半。例如在公園裏，在遊戲場，總以爲因風縱香的是那些紅紅綠綠的衣服，衣服以內還不免是糞臭一般的軀殼。眼裡看見對門兒軍長公館的汽車，一排幾十輛；同時也看見東隣家瞎子拄着明杖在汽車夾縫裡閃躲着。聽見堂皇富麗的大禮堂中的音樂，同時也聽見乞兒的打磚叫街。看了馬路上綁赴刑場的凶犯，總以爲也許是自己的五親六眷，隣里街坊。這樣近於看花揮淚的殺風景的土氣思想，偏偏是陶源而來。多年的努力洗脫黃土泥，最初也未嘗不是有樂無苦，自鳴得意；繼而便苦

樂參予了，終而至於有苦無樂。例如每途於酬應場中歸來，沒有一次不是深覺無味，嘆爲不值的。漸次覺悟到以前所努力的，無非是喪矣故我，更趨庸俗。「土氣」只是不文罷了，庸俗則令人難堪。於是身上不會洗掉的黃土泥根，又潛滋蔓起來了。

自服務於定縣平教會，再回民間，日日在黃土泥中求生活。大風一起，塵沙蔽天，耳目口鼻盡被黃土泥封鎖起來。照道理講，應該更痛恨「黃土泥」了，誰知又竟不然，偏又是日漸發見黃土泥的高貴，沒有黃土泥燒成磚瓦，城市的高樓大廈怎能造得起？沒有黃土泥生長百穀。城市中那些官吏，學者，以及傳說俏皮話的人們將怎樣生活？給官家修路的是誰？納稅的是誰？作衛士的又是誰？還不都是那些滿身黃土泥的百姓？「黃土泥」又何負於城市中人？想到這裡，覺得十幾年中努力的洗脫「黃土泥」，「眞眞是白費力氣，誤入歧途。和那些土頭土腦的鄉下人比起來，才眞眞的「自慚形穢，」自悔太不土氣呢！

雅人雅事

秋 郎

頂高頂白的一垛山牆，太沒有意思，太不雅觀，我們最好在上面題一首詩。在山青水秀的風景所在，題詩在壁上尤其是一件不可少的舉動。然而這一件雅事只能在我們雅人最多的中國舉行。謂余不信，請你環遊全球的風景所在，然後再回到我們中國來，較比較比看。什麼地方壁上題的詩多。

我說壁上題詩，是雅人雅事。第一，題詩非要詩人不可，這一來我們國人就佔便宜隨便張三李四都可以做兩首詩。用心一點的，作出詩來有時平仄還可以調。上海街旁告地狀的朋友，那一位不是詩中聖手？他們能够三衷腸積憤千言萬語，都編成七個字一句七個字一句的，不多不少，整整齊齊，這就不容易，他們既能告地狀，便可以告牆狀。我國詩人之多，似乎也就不難於想像了。

第二，題詩要求其歷久不滅。於是在工具上不能不講求，我國的筆墨是再好不過。外國人裏也有一兩個平仄尙調的詩人，但是一管自來水筆何能在牆上題詩，詩興來時只得嘴裏哼兩聲了事，所以題壁的雅事不能不讓我國人獨步了。還有題詩要題在高不可

攀深不可探的地方，才能運久不滅。寺殿下的匾額，我們若能爬上去題一首五言絕句，別人一定不易拂拭磨滅，說不定這首詩就許傳了。山谷間的摹崖：誰也不去損傷他，也是最妙的地方。所以題詩要題得滿坑滿谷，愈奇特的地方愈妙，然而這攀高尋幽的舉動又非雅人不辦。

壁上題詩的雅人，最要緊的是胆大，詩的好壞沒有多大關係。只要能把牆壁上空白地方補滿，便算功德。據說有一位刻薄的人，遊某名勝，看看牆上題詩甚多，皆不稱意，於是也援筆立題一絕曰：「放屁在高牆，如何牆不倒？細看那邊時，原來抵住了。」這位先生一定是缺乏鑒賞文學的力量，才做此怪論。題詩雅人，大可不必理他。

天性不近乎詩的人，想來也不少，但是中國的牆壁的空白還有不少，為雅觀起見，非要塗滿不可的。很多讀書識字的人早就有鑒於此，所以往往不題詩而題尊姓大名，并紀來游之年月日。我們遊賞名勝的時候，藉此可以知道時賢足跡所之，或者也可以增加這名勝地方的歷史價值，也未可知。所以壁上題名，間接着也是保存名勝的一點意思。

雅人雅事，不止一端，壁上題詩名，還是一件小事。

## 游宦回味記

老舍

友人某君，游宦四方，饒有經驗。別數年矣，相見則歡甚。叩以做官術，殊不自秘，縷述兩小時不稍休，每一思之，醇々有餘味，爰記其梗概，以供世之同好焉。

今日做官，與昔日做官異。昔日做官之道簡，今日做官之道繁。繁而約之以簡，仍不外乎三端：吹，拍，變。吹須吹得不大不小；上條陳，編書報，投稿有後台老板的機關雜誌，皆「吹」之所有事。拍須拍得不疾不徐；引證黨魁言論，頌揚長官德政，言其言而行其行，皆「拍」之所有事也。變須變得不先不後；見風轉舵，知幾其神，灰色的態度，模稜的口吻，不着邊際的辦法，皆「變」之所有事也，

再詳言之：於容貌，於衣服，於言語文字，以及性格行動，一切攸關。因人類不同猶如其面。某長官方面大耳，則必喜肥頭碩腦之人；某主席尖嘴猴腮，則不厭外貌不揚之士。有時應剃和尙頭有時應剪勇士式，有時還須披頭散髮，像個巴黎藝術家樣。至於衣服：長短中外，各式須備。遇着湖州同志，要穿絲質藍袍黑馬褂；遇着軍人，要穿黃



泥軍裝；遇着西北老鄉，要穿青布黑布大棉襖；遇着少帥或洋氣十足的闊人物，要穿最摩登的漂亮西服。再說言語，可就難啦，說京話未必是大方，能洋文方可顯本領。如今時代，例如說國語，也許疑惑你是舊官僚。上濟經或財政的條陳，最好用洋文，漢文是不愛看的，而且看不懂。人沒有不歡喜「戴高帽子」，「反正」高帽子「到處有，送禮不化錢，何樂而不爲？人有賢愚高下，語有曲直淺深，見人則說人話，見鬼則說鬼話，最不可忽。若見長官，只能「四」，不能「五」。受了氣可以回家罵罵人，對屬員發威武也不要緊。惟最難學的是性格行動，非學養功深者不能辦，初登仕版的小官僚休想得其皮毛。他能够今天很沈潛，像一個極誠實人；明天又異常靈敏活潑奮發，像一個極幹練極有作爲的人。信抑時度，忽東忽西，也許提倡大亞細亞主義。孫行者會變，做官的誰不會變？

雅人雅事

做官不能貪，不應收授賄賂，但送禮仍不可少。要暗送，不要明送；要大送，不要小送；要在當機送，不要不在時候送；要送人歡喜的稀少的需要的東西；不要送人討厭的常見的無用的東西；要送之有名，四時八節托，婚喪慶弔啦，旅途饋贈啦，皆可假借機會，送不爲罪，取不傷廉。送他洋錢不肯收，替他姑老爺，姨老爺小舅老爺謀個事

不肯接受。當面親自不肯收，不便收，他的左右人，不一定是秘書科長，也許裡傳達，小護兵，可以通一點消息。假如沒有這些門子，那大官不是窮出身，怎麼不到幾年頭，光靠奉給所入，就能食客盈戶，侍從如雲，出必汽車，寓必廣廈呢？

做能吏有二訣：曰滑，辣，括。滑則圓通，辣則果斷，括則肥厚。不滑必不辣，不辣必不括，三者具而後能吏之能事畢。

做循吏有二訣：曰糊，如，魯。糊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既不尋事生端，決可榮華到老。如則服從唯謹，毫無主張，不是一姓家臣，必阿彌陀佛。魯則只求無過，不望有功，清靜無爲，安分守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唯循吏有之。

做老吏亦有三訣：曰呵，摸，拖。年少氣盛者都不慣於呵，捱不住罵做不出卑躬屈節樣子，又何怪「此路不通，」老坐冷板凳而無以自拔。其經驗決乏者，更矜才使氣，完全不明上峯意旨，武斷曲解碰了釘子還不覺，其病在不「摸」。「摸要機巧，要虛心，要嘗試。摸得對，叫人舒服便是精神通治理。摸得不對，東衝西撞，勞而無功官也許丟掉。還有，難問題來了，任何人都做不通，做固不好，不做亦不好，無已，只有出之於「拖。」不曰「飭屬辦理，」即曰「業經遵辦，限期完成；」不曰「派員澈查，」即曰

「候察核或候轉並核不辦理。」總之能够推卸旁人的，即推卸得不負責任；能够延到將來就得過且過，何必現在討麻煩。反正官樣文章說幾句假話無關係。就是上峯派員查，請他吃頓酒，開銷棧房錢，也可保無事；大不過再送若干程儀，橫豎不是自家事，有人來出錢，弄得好也許可以從中取利。

官越大越好做，越小越難。會計越秘密越易生是非；越公開可以撈摸幾個錢，賺了錢無人說。

倘若一時正印官做不到，當當委員候候差也是一法。不過上司脾氣，所查對像，所轉底細都要明澈。上司歡喜廉節，我們領了旅費，儘管不够也不請補，最好還在腰包裏，貼出幾個錢，不怕不指日高陞，不怕不一本萬利！上司歡喜人說壞話，無論你所查的是好人是壞人，總要設法說他壞，不然就要疑你受賄！所查的人，如果愁頭愁腦或是罪大惡極，拿他幾個又何妨；鬧出事來，他也不敢說。帶個伶俐的勤務最要緊，他的眼睛鼻子都該會說話，可以靠助你辦這些事。我們有身分的人，要擺點架子，不要一見就被人家看穿！既然拿了人家錢，多少要幫助他一點，才於心無愧。呈復時或先揚後抑，或先抑後揚，或有弦外之音，或含吐吞之語，說壞罷，也有好，說好罷，也有壞。上司

既可不疑，出錢者亦可無怨，這是兩全之道。

北方做官較南方爲易，而且較尊嚴，打官司的人，刑事多於民事，橫豎人民不懂法律，判錯亦無妨礙。勝訴的一定是送錢多，敗訴的一定是送錢少，只怨自己不怪官，這是普遍的人民心理。我們還是迎合人民心理好！

得民衆歡迎極易，須聯絡土豪劣紳，握住民衆。民衆就是他，他就是民衆。未到任他們拍電歡迎；既到任，他們能通聲氣，能作耳目，於公於私都便；做久了，無論如何糊塗昏聩，他們可以臆陳政績，呈請上峯嘉獎，至少也可不致動搖。正人君子萬不可近，近則害乃公事，只可虛與委蛇，尊而不親；不然要得罪多少人，殊不值得。

做官不是一世的，平時不燒香，臨事抱佛腳，那就遲了。認清了有力大老官。最少一星期要寄一封請安信，盡管他丟下毛廁缸，無回信，不打緊，小名子記熟了才好搭交情。升遷有賀電，來往須迎送，更不可少。如今年頭，不有椅背子，是不行的。既懷「攀龍附鳳」之心，必具做鼈爲奴之志。風雲際會，何事不成。書獃子忙應高考，忙得寢食俱廢，那裏及得他們手到拿來，不費吹灰之力！何去何從，不言而決，有官癮者其勉之！

## 記 懶 人

老 舍

一間小屋，牆角長着些兔兒草，床上臥着懶人。他姓什麼？那或者因為懶得說，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了。大家只呼他爲懶人，他也懶得否認。

在我的經驗中，他是世上第一個懶人，因此我對他很注意：能上「無雙譜」的總該是有價值的。

幸而人人有個弱點，不然我便無法與他來往；他的弱點是歡喜喝一杯。雖然他並不因愛酒而有任何行動，可是我給他送酒去，他也不堅持到底的不張開嘴。更可喜的是三杯下去，他能暫時的破戒——和我說話。我還能捨不得幾瓶酒麼？所以我成了他的好友。自然我須把酒杯滿上，送到他的唇邊，他纔肯飲。爲引誘他談話，我們不慫勸些？況且過了三杯，我只須把酒瓶放在他的手下，他自己便會斟滿的。

他的話有些，假如不都是，很奇怪可喜的。而且極其天真，因爲他的腦子是懶於搜集任何書籍上的與旁人製造的話的，他沒有常識，因此他不討厭。他確是個寶貝，在這可厭的社會中。

雅 人 雅 事

據他說，他是自幼便很懶的。他不記得他的父親是黃臉堂還是白淨無鬚：他三歲的時候，他的父親死去；他懶得問媽媽關於爸爸的事。他是媽媽的兒子，因為她也是懶得很有個樣兒。旁的婦女是孕後或十個月就生產。懶人的媽媽懷了他一年半，因為懶得生產。他的生日沒人曉得，媽媽是第一個忘記了他。他自然想不起問。

他的媽媽後來也死了，他不記得怎樣將她埋葬。可是，他還記得媽媽的面貌。媽媽雖在懶人的心中，也難免被想念着；懶人借着酒力嘆了一口十年來未曾嘆過的氣；淚是終於懶得落的。

他人過學。懶得記憶一切，可是他不能忘記許多小四方塊的字因為學校裡的人，自校長至學生，沒有一個不像活猴兒，終日跳動；所以他不能不去看那些小四方塊，以得些安慰。最可怕的記憶便是「學生。」他想不出為何他的懶媽將他送入學校去，或者因為他入了學，她可以多心譴一些？苦痛往往逼迫着人去記憶。他記得「學生」——一羣推他打他擠他踢他罵他笑他的活猴子。他是一塊木頭，被猴子們向四面推滾。他似乎也畢過業，但是懶得去領文憑。

「老子的心中到底有個「無為」縈繞着，我連個針尖大的理想也沒有」。他已飲了

半瓶白酒，閉着眼說：

「人類的紛爭都是出於好動，假如人也變成桂樹或梅花，世上當怎樣的芬香靜美？」  
我故意誘他說話。

他似乎沒有聽見，或者故意懶得聽別人的意見。

我決定了下次再來，須帶白蘭地；普通的白酒還不能夠打開他的說話機關的。

白蘭地果然有效，他居然坐起來了。往常他向我致敬只是閉着眼，稍微動一動眉毛然後，我把酒遞到他的唇邊，酒過三杯，他開始講話，可是始終是躺在床上不起來。酒喝足了；在我告辭之際，他纔肯指一指酒瓶，意思是叫我將牠挪開；有的時候他連指指酒瓶都覺得是多事。

白蘭地得着了空前的勝利，他坐起來了！我的驚異就好像看見了死人復活。我要盤問他了。

「朋友，」我的聲音有點發顫，大概因為是有驚有喜，「朋友。在過去的經驗中，你可會不懶過一天或一回沒有呢？」

「天下有多少事能叫人不懶一整天呢？」他的舌頭有點僵硬。我心中更歡喜了：被

雅 人 雅 事

酒激硬的舌頭是最喜歡運動的。

「那麼，不懶過一回沒有呢？」

他沒當時回答我。我看得出，他是搜尋他的記憶呢。他的臉上有點很近於笑的表示——這不過是我的猜測，我沒見過他怎樣笑。過了好久，他點了點頭，又喝下一杯酒，慢慢的說：

「有過一次。許久許久以前的事了。設若我今年是四十一——沒心留意自己的歲數，——那必是我二十來歲的事了。」

他又停頓住了。我非常的怕他不再往下說，可是也不敢促迫他；我等着；聽得見我自己的心跳。

「你說，什麼事足以使懶人不懶一次。」他猛狐丁的問了我一句。

我一時找不到相當的答案；不知道是什麼想起來的，我這麼答應了他；

「愛情，愛情能使人不懶。」

「你是個聰明人！」他說。

我也吞了一大口白蘭地，我的心幾乎要跳出來。



他的眼合成一道縫，好像看着心中正在構成的一張圖畫。然後像自己念道：「想起來了！」

我連大氣也不敢出的等着。

「一株海棠樹，」他大概是形容他心裡那張畫，「第一次見着她，便是在海棠樹下，開滿了花，像藍天下的一大團雪，圍着金黃的蜜蜂。我與她便躺在樹下，臉望着海棠花時時有小鳥踏下些花片，像些雪花，落在我的臉上。她那時節，也就是十幾歲吧，我或者比他大一些。她是媽媽的娘家的；不曉得怎樣稱呼她，懶得問。我們躺了多少時候？我不記得。只記得那是最快活的一天：聽着蜂，閉着眼用臉承接着花片，花陰下見不着陽光，可是春風吹拂着全身，安適而溫暖。我們兩就像埋在春光中的一對愛人，最好能永遠不動，直到宇宙崩毀的時候。她是我理想中的人兒。她和媽媽相似——愛情在靜裏享受。別的女子們，見了花便折，見了鏡子就照，使人心慌意亂。她能領略色木樣的戀愛；我是討厭蜜蜂的，終日瞎忙。可是在那一天，蜜蜂確不錯，牠們的嗡嗡使我半睡半醒，半死半生；在生死之間我得到完全的恬靜與快樂。這個快樂是一睜眼便會失去的。」

他停頓了一會兒，又喝了半杯酒。他的話來得流暢輕快了：「海棠花開殘，她不見了。大概是回了家，大概是臨走的那一天，我與她在海棠樹下——花開已殘，一樹的油綠葉兒，小綠海棠果頂着些黃鬚——彼此看着臉上的紅潮起落，不知起了多少次。我們都懶得說話，眼睛交談了一切。」

「她不見了，」他說得更快了。「自然懶得去打聽，更提不到去找她。想她的時候我便在海棠樹下靜臥一天。第二年花開的時候，她沒有來，花一點也不似去年那麼美了。蜂聲更討厭。」

這回他是對着瓶口灌了一氣。

「又看見她了，已長成了個大姑娘。但是。但是，」他的眼似乎不得力的眨了幾下，微微有點發濕，「她變了。她一來，我便覺得太活潑了。她的話也很多，幾乎不給我留個追想舊時，她怎樣靜美的機會了。到了晚間，她偷偷的約我在海棠樹下相見。我是日落後向不輕動一步的，可是我答應了她；愛情使人能不懶了，你是個聰明人。我不該赴約，可是我去了，她在樹下等着我呢！你還是這麼懶？這是她的第一句話，我沒言語。「你記得前幾年，咱們在這花下」她又問，我點了點頭——出於不得已。「唉！」

她嘆了一口氣，「假如你也能不懶了；你看我！」我沒說話。「其實你也可以不懶的假如你真是個懶得到家，爲什麼你來見我；你可以不懶！咱們——」她沒往下說，我始終沒開口。她落了淚，走開。我便在海棠下睡了一夜，懶得再動。她又走了。不久聽說她出嫁了。不久，聽說她被丈夫給虐待死了。懶是不利於愛情的，但是，她，她因不懶而喪了一朵似花似的生命！假如我聽她的話改爲勤謹？也許能保全了她，可也許喪掉我命假如她始終不改懶的習慣？也許我們現在還是同臥在海棠花下，雖然未必是活着，可是同臥在一處便是活着，永遠的活着。只有成雙作對纔算愛，愛不會死！

「到如今你還想念着她？」我問。

「哼，那就是那次破了懶戒的懲罰！一次不懶，終身受罪；我還不算個最懶的人。他又臥在床上。」

我將酒瓶擲開他又說了話：

「假如我死去——雖然很懶得死——請把我埋在海棠花下，不必費事買棺材。我懶得理想可是既提起這件事，我似乎應當永遠臥在海棠花下——受着永遠的懲罰！」

過了些日子，我果然將他埋葬了。在上邊臨時種了一株海棠；有海棠樹的人家沒有允許我埋人的。

## 度寓裏的風波

何 容

在北京(北平也在內)過了十幾年，由坐講堂到站講堂，老是在一個小環境裏混，並沒有認識真正的「北京。」我自己感覺北京的生活和別處。譬如說武昌，天津或者我自己的家鄉，不同的地方就是住公寓。公寓有大的。小的。闊的。窮的。形形色色。一個人若非以住公寓爲業，也不能過管。姑且說說我住過的那個公寓吧。

民國××年(照例該注上公歷××××)暑假，我從天津到北平來攻學校，住在西城六武門內某一個公寓裏。很普羅的那麼個公寓，裏邊住的除了學生，還有衙門裏混小事的，卸了任的窮縣太爺，也有單爲生孩子來住幾天，等孩子生出來死了，就搬走的。那些學生之中，現在也有成了詩人的，其餘的知名或不知名，現在都不知道幹什麼去了。

這個公寓是一個寡婦和她的兩個小叔子開的，有那麼二十多間不甚高明的房，大概租價也不會太大，她是掌櫃的，大小叔子就算是二掌櫃的吧，二的算是小夥計；此外有一個老夥計，她們管他叫老舅爺子；都是他們一家人，只有那個「包辦伙食」離不了的。

廚師傅是個外人。大概這個買賣也就是湊合事兒，要說發財，恐怕也有限。他們都是京裏的，在北京開着公寓，總難免有些親族來探望，或者說來揩油。這些親族，有騎着大驢兒來的鄉下老頭兒有帶着小辮兒的鄉下小伙子，有在北京剃頭的鄉親，有辭了活來閒住着的老媽子。有的住幾天就走，有的幫一兩個月的忙，作臨時夥計。這是這個公寓的特色。門洞裏常有滿地鹽糞，院裏常有個剃頭挑子，夏天夜裏，常有個知識不高而經驗頗富的女人在院裏高談闊論，便是這個特色的「表現。」有些小風波，也是因為這個特點而起。

那個常來的女人，他們管她叫「大姐」年紀有三十上下，其康健不下於今之摩登；要說美，那就得看叫誰說了。她雖不定會游泳，可是據她自己說，她小時候兒常站在井台兒上踢毬兒；瞧她那兩隻後天調得太過的小腳兒，真難爲她這份兒本領！要不是時代過去了，誰敢保世無名士願爲之執鞭呢？她是常混宅門兒的，什麼兒都通達。客人們有時要打個小牌兒，湊不够手兒，邀她參加，她也欣然同意。出門兒混事的人，當然不能像鄉下女人那麼死相。和我住同屋的那位王先生，是個公子兒，人很漂亮，而且帶點兒腼腆。因爲一塊兒打牌，一回生，兩回熟，說話也就隨便一點兒了。「你瞧王先生那人

倒怪好玩兒的一這樣的感想，在她總是應有的。有一天，這位王先生要回家，也是她辭活賦閒已久，便問他說：「王先生，您那兒有找做活的人家兒嗎？要不我跟您到您那兒去好不好？」不料這一句話惹得那位王先生摔門而入，大罵「不要臉」還說：「一盆水照照自各兒的影兒，王八蛋！」我正在屋讀納氏英文法，記 tense 的變化，像禱告似的背 I shall be loved. I shall be loved. 忽然那位王先生氣憤憤的進來了，後面跟着那位二掌櫃的，他說「王先生，你別多心，她不過問問你，沒什麼別的意思。」又轉過來對我說：「你倒沉住氣了，老是「餡兒餅烙餅，餡兒烙餅，」你也勸勸王先生。」我勸勸也不知如何揮嘴，只得接着背 second person 和 third person 的變化。

這位二掌櫃的，有二十來歲，頗有點兒「不在乎」的勁兒。他常和客人們打個小牌兒。喝兩盅兒，躺在客人的床上聊聊天兒；憑他，永遠跟客人吵不起架來，有時候兒讓廚師大師傅給弄個好一點兒的菜，他毫不在乎答應說「好吧你哪！來個攤黃菜。」那個帶小辦兒的幫忙的夥計，可就不然了。你要說菜不好，他說，公寓的飯食就是這個樣兒愛吃不吃，吃好的？六國飯店的菜好。有一次我的隣屋，為開飯跟他吵起來了，他說：「你不下拍桌子，你不敢打人。我告訴你，我們車船店橋衙，沒什麼好人。」這時那個老夥

手提着水壺，在院裏慢條斷理的說：「哼！打人哪？那得幾兒來？」於是那個拍桌子的客人輕輕的說了一聲：「豈有！」以後就寂然無聲了。

自從起了這兩次風波，我感覺這個公寓有點兒不好，便搬到別處去住了，後來還在街上遇見過那位老者一次。現在那個公寓已經關了。

馬桶風潮

鳴秋

某中學訓育主任曾告余一事云：訓育之道難矣哉！學生中甚至有因出恭（即大便）而大事吵鬧者。上月中，一學生甲渾身糞污，臭不堪耐，奔而告余曰：「先生，豈有此理當我出恭時，伊（指乙）突然迎頭一推，我遂與馬桶同倒矣。」學生乙曰：「先生我尿急彼無屎坐馬桶，我豈不推之乎？」余不之信，以爲馬桶不無惡臭，有屎不得已，無屎豈肯坐馬桶乎？乃傳級長，級長曰：「確有其事，生一次屁撲撲焉，尿涵之焉，彼蹲於馬桶之上，油然嚙々，怪狀百出，細察之，尿亦不見一滴。且每日盤踞要達半小時，同學惡之久矣，但無人與之計較耳。不特此也，女同學之馬桶，彼亦樂於嘗試。」翌日余以告校長，校長聞言，尅日牌示：「爲牌示事查……馬桶有屎始可坐，無屎而坐之。殘屬違犯校規：女桶男坐，尤屬有傷風化。……着即記大過二次，以儆效尤」云云。惟世事曲直，本難窮究。事後，甲每向人呼冤，謂「我在台下（本校馬桶之上有木台，備蹲踞用）——每每放屁，及一登台上，而屎不來。」同學有與該生表同情者曰：「在台下放屁，上台後連屁放不出者，比比皆是。何獨罰彼一人？」或自白曰：「或上台後，亦常



放屁，而無實惠。此事何能勉強？」或稍持異議，謂：「無屎者便不應放屁。無屎便應下台以避賢路。」評議紛紛，無結果而散。自後同學稱甲爲「放屁家。」甲苦甚，上星期告假回家。余亦自悔不應因此小事報告校長云云。

## 戒 烟

秋 郎

戒烟的念头，起过好幾次。第一次想戒烟，是在西歷一千九百四十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五點多鐘，那時候衣袋裏只剩兩隻角子，一塊白脫麵包要一角五分，實際上我只有五分錢的盈餘。要買整盒的香烟，無論什麼牌子的，都很爲難。當時我便下了一個絕大的決心，在我的寢室裏行宣誓禮，拿出盒裏最後一枝香烟，折爲兩段，誓曰：「電燈在上，煙灰在下，我如再開烟禁，有如此烟！」

當晚口裏便覺得油膩々的難過，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第二次清早起來，摸摸衣袋裏是那兩隻角子，不見多也不見少。我便打開衣廚，把我的幾套破衣裳爛褲子搗翻出來，每一個口袋裏伸手摸一次，探囊取物，居然湊集起來，摸出了兩塊多錢。可見我平常積蓄有素，此刻便可措置裕如。這兩塊多錢怎樣用呢？除了吃一頓飯以外，我還買了一盒三角錢十枝的「莎樂美」。（記者注。「莎樂美」是一種麝香薰過的香煙名。）我便算是「煙禁開」了。開禁的理由是：「昨晚之戒煙，是因受經濟的壓迫，不是本願，當然可以下諒。」於是乎第一次戒煙失敗。

一年過去了。屋角堆着的空煙盒子，堆到了三四尺高。一天清早，忽然發願清理，就計之下，這一堆煙盒代表我已吸的煙約有二百三四十元之譜。未免心裏有點感慨，想起往常用錢，真好像是一塊錢一塊錢的掛在脇骨上似的輕易不肯忍痛摘用。如今吸煙就費如許金錢，真對不起將來的子孫。於是又下決心實行戒煙，每月積下廿元，作為儲蓄這戒煙的時期延長到半個多月。有一天，坐火車，車裏面除了幾位女太太幾個小孩子一隻小吧兒狗以外，幾乎個個人抽煙，由雪茄以至紙煙，煙氣冲天。這時候，我若不吸煙可有什麼旁的辦法？凡事有經有權，我於是乎從權開禁吸煙。我又於是乎一吸而不可復禁，飯後若不吸煙，喉嚨裡就好像有一隻小手亂抓似的。沒法子，第二次戒煙又失敗了。男大當娶，女大當嫁，我僥倖已經到了「大」的時期，而并且也居然娶了。閨房之內，約法二章，一不吸煙二不飲酒。閨令森嚴，無從反抗。於是我又決計戒煙。但是怎樣對朋友說呢？這是一個問題。

「老王，你還吸煙否，」

我說：「戒煙了。」

「爲什麼又戒了。」

我說：「這兩天喉嚨痛。」

過幾天我到朋友家去，桌上香烟火柴都是現成的，我便順手摸一枝。久之，朋友都看出我在外面吸烟，在家就戒烟，議論紛紛，紙裡包不住火，我索性宣佈了。我當衆聲明，我現在已然娶了太太，因為要維持應享的娶後的利益起見，決計戒烟，但是爲保持我娶前的既得權起見，決計不立刻完全戒烟。枕上會議；議決：實行戒烟，但分兩個步驟，第一步是從不買烟入手，第二步才是不吸烟。我如今已經娶了三年，還在第一期戒烟狀態之中。若有一人把煙送上門來，我當然却之不恭，受之却也無愧。若叫我自己出錢買烟，則戒烟條例具在，礙難實行。所以現在我家裡，爲款待來賓起見，謹備火柴紙烟則由來賓自備了。我這一次戒烟，第一步總算成功了。但是吸烟的朋友們，鑒於我目前的成功，和往昔的失敗，都希望我快開烟禁！

# 雅人雅事

康德九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康德九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全書一冊定價二元二角

編	發	印	印	發
輯	行	刷	刷	行
人	人	人	人	所
新	新	新	新	新
京	京	京	京	京
東	東	東	東	東
長	長	長	長	長
春	春	春	春	春
大	大	大	大	大
街	街	街	街	街
一	一	一	一	一
七	七	七	七	七
沙	敬	卿	德	部
一	一	一	一	一
七	七	七	七	七

本社出版書籍外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直接向本社函購書籍請用振替新京四三九〇番

